漢紀序

漢祕書監侍中荀悅

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二祖三宗高祖定天下孝惠高后值國家無事百姓安集太宗昇平世宗建功中宗治平昭景稱治元成哀平歷世陵遲莽遂篡國也凡祥瑞黃龍見鳳凰集麒麟臻神馬出神鳥翔神雀集白虎仁獸獲寶鼎昇寶磬神光見山稱萬歲甘露降芝草生嘉禾茂玄稷降醴泉涌木連理凡災異大者日蝕五十六地震十六天開地裂五星集于東井各一太白再經天星孛二十

四山崩三十四隕石十一星隕如雨二星晝見三火災二十四河漢水大汎溢爲人害十河汎一冬雷五夏雪三冬無氷二天雨血雨草雨魚死人復生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子枯木更生大石自立建安元年上巡省幸許昌以鎮萬國外命亢輔征討不庭內齊七政允亮聖業綜練典籍兼覽傳記其三年詔給事中祕書監荀悅抄撰漢書略舉其要假以不直尚書給紙筆虎賁給書吏悅于是約集舊書撰序表志總爲帝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其祖宗功勳先帝事業國家綱紀天地災異功臣名賢奇策善言殊德異行法式之典凡在漢書者本末體殊大略粗舉其經傳所遺闕者差少而求志勢有所不能盡繁重之語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刪略其文凡爲三十卷數十餘萬言作爲帝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於用其旨云爾會悅遷爲侍中其五年書成乃奏記云四百有一十六載謂書奏之歲歲在庚辰昔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虞夏商周之書其揆一也皆古之令典立之則成其法棄之則墜於地瞻之則存忽焉則廢故君子重之漢書紀其義同矣凡漢紀有法式焉有監戒焉有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

焉有休祥焉有災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變焉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藝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賢臣命世立業群后之盛勳髦俊之遺事是故質之事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泥可以興可以治可以動可以靜可以言可以行懲惡而勸善奬成而懼敗茲亦有國之常訓典籍之淵林雖云撰之者陋淺而本末存焉爾故君子可觀之矣

漢高祖皇帝紀卷第一

昔在上聖唯建皇極經綸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以光演大業肆於時夏亦惟翼翼以監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能備矣世濟其軌不殞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雖臧否不同其撰一也是以聖上穆然惟文之邺瞻前顧後是紹是維臣悅職監秘書攝官承乏祇奉明詔竊惟其宜謹約撰舊書通而敘之揔爲帝紀

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旨少所刪務從省約以副本書以爲要紀未克厥中亦各其志如其得失以俟君子焉

漢興繼堯之胄承周之運接秦之弊漢祖初定天下則從火德斬蛇著符旗幟尚赤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其後張蒼謂漢爲水德而賈誼公孫弘以爲土德及至劉向父子乃推五行之運以子承母始自伏羲以迄于漢宜爲火德其序之也以爲易稱帝出乎震故太皞始出于震爲木德號曰伏羲氏共工氏因之爲水德居水火之閒霸而不王非其序也炎帝承木生火固爲火德號曰神農氏黃帝承之火生土故爲土德號曰軒轅氏帝少昊滅帝摯承之土生金故爲金德號曰金天氏帝顓頊承之金生水故爲水德號曰高陽氏帝嚳承之水生木故爲木德號曰高辛氏帝堯始封于唐高辛氏衰而天下歸之號曰陶唐氏故爲火德即位九十載禪位于帝舜號曰有虞氏故爲土德即位五十載禪位于伯禹號曰夏后氏故爲金德四百四十二年湯伐桀王天下號曰殷爲水德六百二十九年武王滅紂王天下號曰周爲木德七百六十七年秦昭王始滅周而諸侯未盡從至昭王之

曾孫政遂并天下是爲始皇帝有天下十四年猶共工氏焉非其序也自周之滅及秦之亡凡四十九年而漢祖滅秦號曰漢故爲火德矣在昔陶唐之後有劉累者以御龍事孔甲賜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其適晉國者爲范氏別處秦者爲劉氏當戰國時劉氏徙于魏遷于沛之豐邑處中陽里而高祖興焉

漢高祖諱邦字季初昭靈后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上皇視之見蛟龍臨之遂有娠而生高祖隆準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有大智度識曰爲泗水亭長嘗從王媼武負貰酒每飲醉留寢其家上嘗見光怪負等異之輒折券而不責單父人呂公好相人有女以爲貴避讐于沛沛令求其女不與及見高祖狀貌公奇之因以女妻焉是爲呂后生孝惠魯元公主嘗有老父過乞漿相呂后孝惠魯元公主皆大貴也及見高祖乃大喜曰夫人兒子蒙君之力也君貴不可言也遂去不復見高祖以亭長送徒驪山夜行經豐西澤中有蛇當道拔劒斬之遂過後人至者見一老嫗哭蛇曰此白帝子也向赤帝子遇而殺之嫗因忽然不見高祖

亡避吏於山澤中呂后常知其處云高祖所在上有赤色雲氣占氣者以此東有天子氣秦始皇帝乃東遊欲以厭之秦二世胡亥元年秋七月發閭左屯漁陽陽城人陳勝字涉陽夏人吳廣字叔皆爲屯長行至蘄會天大雨度已失期失期法當斬遂因天下之怨謀叛陳勝以綃爲書置魚腹中曰陳勝王令人賣之士卒得魚者故已怪之矣又令吳廣夜於叢祠中構火作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衆乃大驚遂殺其將尉號令徒屬稱大楚勝爲大將軍廣爲都尉攻掠城邑至陳衆數萬人勝自立爲楚王大梁人張耳陳餘諫曰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賊今始至陳爲王是示天下私也不如立六國後自爲樹黨進師而西則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安據咸陽以令諸侯天下可圖也勝不聽以陳人武臣爲將軍耳餘爲校尉北徇趙地當此之時楚將徇地者甚衆楚兵數千聚黨者不可勝數以吳廣爲假王監諸將以周文爲將軍衆十餘萬西至戲水蓋百二十萬矣秦令將軍章邯赦驪山作徒七十萬人以擊之是時吳廣別圍滎陽不能下將軍田臧等謀曰假王驕不可與計謀乃矯陳王命誅吳廣進兵而西是歲太白再經天占

曰法爲大兵天下易王九月沛人殺其令高祖爲沛公蕭何爲丞相曹參周勃以中涓從夏侯嬰樊噲爲舍人蕭何即沛主獄吏曹參沛獄掾嬰沛廄騶勃以織簿爲產噲以屠狗爲事皆公之舊也是時沛公在外黃兵衆數百人蕭何等欲應陳勝故名沛公立之收沛子弟得三千人而項籍亦起兵會稽籍字羽故楚將項燕之孫也羽初起時年二十四身長八尺二寸目重瞳子力能扛鼎與季父項梁避讐於吳梁好爲辯說陰有大志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梁乃與籍殺會稽太守殷通佩其印綬自號爲會稽將籍爲裨將徇下邳縣張耳陳餘既至趙說豪傑曰秦爲亂政虐刑殘賊天下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內外搔動百姓罷弊財匱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生陳王奮臂爲天下唱始莫不響應於此時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因天下之力誅無道之秦報父兄之讐而成大業者此壯士之一時也皆然其言乃收兵數萬人遂下趙十餘城武臣自號爲武信君進軍圍范陽范陽人蒯通爲其令徐公說武信君曰范陽令欲以其城先下君而君不利之則諸守皆爲全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計莫若以黃屋朱輪以

迎范陽令使馳報平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喜相率而降此猶以下坂而走丸也武信君乃以侯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耳餘聞諸將徇地者多畏以讒得罪又怨陳王不以己爲將軍秦王欲誅其家杜國房君賜諫王曰秦王未亡而誅趙王家是復生一秦也不如因賀之令進兵擊秦勝從之耳餘與趙王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不如北徇燕地以自廣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趙承秦楚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乃使韓廣北徇燕地燕人欲立廣廣曰母在

趙不可也燕人曰夫以楚之強不敢害趙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廣乃自立爲王而趙亦歸其家趙王畧地燕界間行爲燕軍所得囚之以求割地趙使請王燕輒殺之有厮養卒請使燕軍說燕將曰夫張耳陳餘與武臣俱杖馬策下趙數十城豈樂爲人臣哉顧其勢初定且以長幼相次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二人名爲求王實欲令燕殺之而分王其地夫以一趙尚陵少燕今以兩賢王立左提右挈而賓直義破燕必矣燕乃遣趙王厮養卒爲御而歸魏人周市爲陳王定魏魏人欲立市市曰國家昏亂忠

臣乃見乃請於陳王立故魏公子咎爲魏王故齊王
田氏之族儋亦殺縣令自立爲齊王童邯敗楚軍殺
周文於邯鄲殺田臧於敖倉楚將皆敗秦遂攻陳破
之

沛公二年冬十月秦將圍沛公於豐出與戰敗之十
一月沛公引兵之薛令雍齒守豐趙將李良爲童邯
所招遂叛以兵襲武臣死張耳陳餘出走十二
月陳勝之御莊賈殺陳勝以降秦楚人葬之碭謚曰
隱王勝故中涓人呂臣復收餘兵攻陳以殺莊賈是
時勝先令將軍秦嘉梁地及勝死嘉立景駒爲楚王
初勝嘗與人傭耕相謂曰富貴無相忘耕者笑曰汝
傭耕何富貴也勝曰嗟乎安知鴻鵠之志哉及勝
爲王耕者叩門曰吾欲見涉勝見之出入輕慢益發
舒勝貧賤故毀傷威重勝斬之故人皆棄而去由是
無親勝者以朱房爲忠正胡武爲司過以苛察爲忠
而勝任之是故諸將不親附此其所以亡也雍齒以
豐叛降于魏春正月張耳陳餘收趙衆擊李良良敗
走歸章邯耳餘乃立舊趙之後趙歇爲趙王沛公將
見景駒遇張良於留良故韓人其先五世相韓及韓亡
良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報讎強秦秦始皇東游

良募力士擊之誤中副車亡匿下邳遊于圮上有一老父至直墮其履顧謂良曰孺良甚怪愕爲其老乃取履跪而進之父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與吾會此及期而良後至老父怒之凡三期而良先至老父乃喜遺書一編曰讀此卽爲王者師後十三年見我于齊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不復見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乃以說沛公沛公善之良曰沛公殆天所授故遂屬焉項梁以八千人渡江聞陳嬰已下東陽欲與連和嬰者故東陽令吏縣中

爲王嬰母上汝家世貧賤今暴得大名不祥

兵屬人事成猶得封侯事不成禍有所歸而易以亡嬰遂以兵屬梁黥布亦以兵屬梁焉布六人也少時客相之當黥而王及其黥也乃欣然而喜輸徒驪山遂亡走至江中聚徒屬而從項梁夏四月項梁殺景駒及秦嘉止薛沛公往從之梁益沛公兵遂攻豐拔之雍齒奔魏居巢人范增年七十餘說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故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後也梁乃求懷王之孫心爲人牧

羊六月楚心立號曰懷王陳嬰爲上柱國梁爲大將軍號武信君封沛公爲武安侯爲碭郡長張良亦說項梁立韓公子成爲韓王良爲司徒畧韓地章邯遣兵攻魏魏將周市請救于齊楚市以二國師不至章邯擊殺市遂圍臨濟魏王咎僞使其人納降而自殺章邯進伐齊殺田儋儋從弟榮收餘兵保東阿齊王建之弟田假自立爲齊王田角爲相田簡爲將軍章邯圍東阿沛公項梁救之大破章邯秋七月大雨霖至于八月田榮歸逐田假立儋子市爲王已爲相榮從弟橫爲將軍田假奔楚田角田簡奔趙項梁遂追

秦軍使召齊王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簡乃出兵梁曰田假窮來投我我不忍殺齊使曰夫虺蝮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爲其害體也夫田假角簡之在楚趙豈有手足之戚何故不殺梁不聽齊遂不肯出兵沛公項梁敗秦師于雍丘斬秦將李由而梁益輕秦有驕色故楚令尹宋義諫曰臣聞戰勝將驕卒惰者敗今軍少惰矣秦兵日盛臣爲君畏之梁不聽使宋義于齊遇齊使者義曰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即免疾行必及禍矣九月章邯大破楚於定陶項梁死齊使徐行不及禍也魏王咎之弟豹復收衆自立

爲魏王楚懷王都彭城約諸侯曰先入彭城者王之
章邯既敗項梁以楚不足憂乃北伐趙大破之趙王
歇保鉅鹿秦將王離圍之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
之粟楚救趙以宋義爲上將號曰卿子冠軍項羽爲
次將范增爲下將遣沛公別西入關于是灌嬰以中
涓從嬰洛陽販繒者也是時曹參數有戰功封爲執
帛侯號建成君
沛公三年冬十月齊將田都叛田榮將兵助楚十有
一月楚師至于河上項羽謂宋義曰疾引兵渡河我
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義曰不然今秦攻趙
戰勝則兵罷我承其弊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
矣故不如鬬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
不如我因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強不可
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
羽曰將軍戮力伐秦而久留不行歲饑民貧卒食半
菽軍無見糧乃更飲酒高會不因趙食與并擊秦乃
曰承其弊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
亡而秦益強何弊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寢不安席掃
境內而屬之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
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羽乃晨朝宋義即入帳中斬

宋義頭以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王謀反王陰令籍誅之乃使報命於王王以羽爲大將軍十有二月項羽濟河沉船破釜燒廬舍令人持三日糧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九勝絶甬道大破秦軍虜王離當此時諸侯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進及楚擊秦諸侯上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者由是爲諸侯上皆從壁上望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又羽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莫不恐懼於是既破秦軍羽見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羽焉於是羽威權遂振四海初宋義與項羽將五萬距秦三將當王離與羽大戰時糧[illegible]四

十萬衆并章邯軍故也是時莊矢西流如火流星蛇行有若首尾廣長如一匹布著天矢星墜至地即石也枉矢所觸天下所共伐也枉矢之行以亂乎亂項羽伐秦之應沛公又敗秦軍于栗邑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拔鄢郢北坑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卒賜死于杜郵蒙恬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數千里竟死于雲陽何者功多而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將三年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丞相趙高專政日久今事急恐二世誅之必因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免其禍將軍居外久

多內隙有功必死無功亦死且夫天亡秦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亾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章邯狐疑陰與項羽約未決鉅鹿之圍陳餘以數萬人軍在鉅鹿北力不能救趙張耳令張厝陳釋召餘餘遣厝釋將五千人當秦軍皆沒及罷圍耳責怒餘餘曰所以不進死欲報秦也今赴秦軍如以肉餧虎當何益也耳又以爲餘殺厝釋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乃解印綬去耳取之遂收其軍餘與數百人之河上漁獵初耳餘爲刎頸交俱隱身爲里監門餘常父事耳由是有隙春二月沛公過高陽

廐食其爲里監門年六十餘縣中謂之狂生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舉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輟洗謝之食其進計曰天下之郡陳留當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又多積粟臣請使其令下公即不聽舉兵攻之臣爲內應破陳必矣於是沛公引兵隨而攻之遂取陳留號食其爲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以爲將軍時商聚黨數千人以兵屬焉夏六月沛公攻宛韓王使張良從南陽太守呂齮保城不下沛公欲遂西張良曰強秦在前宛兵在後此危道也乃圍宛宛急南陽

太守呂齮擬自殺其舍人陳恢逾城出見沛公曰宛吏懼死皆堅守足下盡力攻之死傷者必衆引兵西去宛必隨之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不如降之封其守引其甲卒而西北城未下者必開門而待足下矣沛公曰善秋七月封南陽太守齮爲殷侯封陳恢爲千戶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軍所過不虜掠秦民喜竟邯遂降頃羽盟于殷墟之上立邯爲雍王置軍皆長史欣爲上將將秦降卒前行八月沛公攻武關趙高殺二世以請和求分王關中沛公不聽高乃立二世兄之子嬰爲王嬰立誅滅趙高遣兵距嶢關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也願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以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沛公欲聽之良曰今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從必危不如因其懈而擊之乃擊秦軍大破之遂至藍田

漢高祖皇帝紀卷第二

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從歲星也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聚是謂易行有德者昌無德者殃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奉皇帝璽降于軹道旁沛公執之以屬吏於是秦遂亡矣本傳曰賈生之過秦曰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闚周室有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之心當此之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橫而鬬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及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取巴蜀東割膏

易正文刻

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合從締交相與爲一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伏弱國入朝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亾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頫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峻臨不測之深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地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關中之固萬世之業也於是廢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以威力爲至道以權詐爲要術百姓失望而天下懷怨矣故陳涉起於行陣之間將數萬之衆轉鬬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響應嬴粮而影從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族矣夫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沛公入咸陽宮

室婦女珍寶犬馬之飾甚盛欲留之張良諫沛公曰
秦爲無道故使沛公得至于此今始至秦即安其樂
此助桀爲虐也乃還軍霸上諸將皆爭取秦寶貨蕭
何獨悉收秦圖書十有一月沛公與秦人約法三章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及盜抵罪吏人皆安堵如故民
爭獻牛酒又讓不受於是民知德義矣沛公乃遣兵
距關欲王關中是時項羽率諸侯兵四十萬衆號百
萬衆西至新安卒心不服出怨言羽乃夜擊之坑秦
降卒二十餘萬人十有二月遂至鴻門欲擊沛公項
羽季父項伯告張良令出良曰今事急亡去則不義

乃告沛公令見項伯自解于項羽沛公遂見羽於鴻
門亞父范增欲擊沛公羽不聽范增謂項莊曰汝入
以劒舞因擊沛公項莊既舞項伯常以身蔽沛公於
是甚急賢成君樊噲聞之杖劒楯衝門而入立於帳
下羽曰壯士哉賜之卮酒豚肩既飲酒拔劒切肉肉
盡因責讓羽曰沛公先定關中以待大王今大王聽
讒臣之言乃欲誅沛公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所
以遣兵守關者以備他盜也羽默然遂無誅沛公乃
還霸上范增怒曰吾屬今爲沛公虜矣羽遂殺子嬰
收其寶貨婦女而東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韓生說

羽令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曰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怒殺韓生羽所過殘賊秦人失望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爲義帝徙之長沙都郴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黥布爲九江王徙趙王歇爲代王立張耳爲常山王徙魏王豹爲西魏王徙燕王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爲燕王徙齊王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爲齊王趙將司馬卬數有功立爲殷王瑕丘申陽先下河南迎楚王於河上立陽爲河南王吳芮率百越佐諸侯立芮爲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別將擊河南功多立敖爲臨江王舊齊王建之孫田安初以濟北數城降立爲濟北王田榮背項梁陳餘不從入關故皆不王然素聞餘賢封南皮三縣爲鄚君別將枚銷功多封十萬戶侯夏四月諸侯皆就國漢王欲叛楚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且語稱天漢其稱甚美夫能屈於一人之下則伸於萬人之上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撫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乃就國賜曹參爵爲建成侯樊噲

爲臨武侯張良燒絕棧道示無還心良因絕棧道而還於韓於是沛公遂至南鄭封呂公爲臨泗侯淮陰人韓信爲治粟都尉初信家貧常寄食於下鄉亭長亭長妻厭之乃自絕而去釣於下邳城下有漂母憐信食信數十日信曰當貴我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豈求報乎淮陰市有少年衆辱信曰能死殺我不能死出我跨下信遂俛而出其跨下市人大笑之信母死家貧無以葬乃行營高敞葬地令其傍可置萬家者後事項羽爲郎中羽不能用而去歸於漢坐事當斬已伏鑕仰視乃見夏侯嬰曰王不欲取天下邪而斬壯士太僕嬰言之於王赦之不誅以爲都尉蕭何知其賢王不能用信亡蕭何遽自追之不及以聞三日乃至王怒曰何之何曰追亡者耳王曰諸將亡者十輩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大王必欲定天下非信無可用者王乃以爲大將軍何曰大王性素慢人每拜大將軍若名小兒此信所以去也宜立壇場齊七日設大賓禮而拜之既拜信衆咸驚焉信見王曰今東向爭天下豈非項王也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王曰不如也信再拜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項

王喑嗚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屬任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與人恭謹人有疾病流涕與之分食至於封賞倨傲而不能與此特匹婦之仁耳雖王天下不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疎王諸侯不平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附雖名爲伯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勝且三秦王詐其衆降諸侯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邯欣翳等三人得脫秦人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大王入關秋毫一無所取除秦苛法吏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王失職之蜀秦人無有不恨者今大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也五月與韓信俱東蕭何留守蜀王進兵襲雍王章邯敗走廢丘令將軍樊噲圍之王遂東田榮怒項羽不肯王已又不令市徙膠東市畏楚亡之國六月田榮殺市自立爲齊王而擊田都都亡走楚田榮與彭越將軍印綬令反徇梁地越者昌邑人也初少年相聚百餘人請越爲長與期會十餘人後至越斬之曰請斬最後至一人衆皆笑曰何至如是越遂斬之

立約束而盟徒屬皆驚而不敢仰視後衆萬餘人在鉅野中無所屬乃受榮印綬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遶東王韓廣不肯徙之國故燕王臧荼殺廣并其地塞王忻翟王翳來降項王殺韓王成以張良從漢入秦故也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距漢張良遺項羽書曰漢失職之罪欲得關中如約則止不敢反也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欲滅楚國羽以故不南而北擊齊兵九江王稱疾遣四千人助楚是歲實乙未也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陳餘既

怒張耳且怒項羽之不王已也乃請兵於齊以伐趙破常山趙王張耳欲走楚齊客有甘公者說耳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於東井其占曰當以義取天下漢入秦可謂能義矣楚雖強後終屬於漢耳乃走漢漢以故秦柱下史陽武人張蒼爲常山太守陳餘迎趙王歇反之於趙立餘爲代王餘以趙王弱乃使夏說爲相國居代餘相趙張耳間行歸漢漢以爲成信侯河南王韓王來降十有一月立舊韓王孫信爲韓王使諸將略地若一郡降者封萬戶侯王使人招陳餘陳餘曰漢殺張耳乃求人類耳者送其首

易正文

餘將從漢聞耳詐死乃止春正月項羽伐齊殺田榮
齊降於楚羽焚其城郭殺降卒繫虜老弱齊復叛楚
降漢漢王立社稷於長安施恩惠賜人爵蜀漢人從
軍者家復租稅二歲關中人從軍者復租一歲人年
五十已上能善道教訓者復徭役常以十月賜民牛
酒蕭何守關中治櫟陽宮定約束轉漕給軍專任關
中事是時沛人王陵聚黨數千人在南陽始來從漢
項羽得陵母漢使至楚羽使母招陵陵母見使者曰
爲我告陵漢王長者也終事之無二心因伏劒死二
月魏王豹降陳平因魏無知始來陳平陽武人也家
貧好讀書少時嘗爲里中社宰分肉甚平均父老善
之平曰嗟乎使平宰天下亦如此肉矣事魏王及項
羽不能用歸漢漢王與參乘令典護諸將諸將皆怒
曰大王一旦得楚之亡卒乃命監護長者王愈益任
用之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說王曰臣聞順德者
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
服項王殺義帝是天下之賊也夫仁者不以勇義者
不以力告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事東伐
此湯武之舉也王善之乃與義帝發喪大臨三日素
縞以告諸侯夏四月田橫立榮子廣爲齊王橫爲相

止城陽項羽與齊戰漢王率諸侯之師凡五十六萬人東襲楚至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拜爲相國令定梁地王遂入彭城悉收楚美人寶貨置酒高會羽聞之留其將擊齊自以精兵三萬人歸晨襲漢軍於睢水上徃旦至日中殺漢士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漢軍大敗圍王三匝會天大風揚砂晝晦楚軍大亂而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道逢孝惠魯元公主載行楚追急輒推墮之夏侯嬰嘗收載之遂得免而太公呂后被獲于楚時諸侯皆復歸楚楚進兵而西蕭何悉發關中卒詣軍韓信亦收餘兵與

王會擊楚于京索間大敗之騎將灌嬰又敗楚騎于滎陽東故楚師不能復進陳平爲亞將屬韓信或曰陳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未有所知也平居家盜嫂其嫂在官受金王以讓魏無知無知曰大王所知者行也臣所言者能也顧其計誠足以益國耳又何疑王以平爲護軍中尉盡監護諸將諸將乃不敢言王謂群臣曰誰能爲我說九江王令背楚項羽必留必留三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有儒者隨何請使至九江三日不得見何說太宰曰令臣所言是耶大王所欲聞非耶何等二十人伏斧鑕於淮南市以明大

王背漢而與楚也太宰言之於王而見之何曰竊見大王之與楚何也王曰寡人北面而臣事之何曰大王臣事楚者以爲可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自負版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舉淮南之衆身爲先鋒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掃淮南之衆日夜會戰今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于人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向楚而欲厚自託臣竊危之夫楚兵雖強負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漢王收諸侯之兵還守成皐滎陽下獨深溝高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行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楚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輸千里之外漢堅守不動進則不得前退則不得解楚亦不足恃也楚勝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臣非以淮南之衆足以亡楚也今大王舉兵而背攻楚王必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于危亡之楚臣竊惑之布陰許之會楚使至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得以令發兵布甚愕何因令布殺使者而起兵項羽使龍且擊淮南而身攻

下邑六月漢王歸櫟陽引水灌廢丘章邯自殺壬午
立子盈爲太子赦罪人關中大飢米斗五千人相食
秋八月如滎陽使酈食其說魏王豹豹曰漢王侮慢
人罵詈諸侯王如奴虜耳吾不忍復見也食其還王
問魏大將軍誰也曰柏直也王曰此將其口尚乳臭
不能當灌嬰步將項他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乃以韓信爲左丞相與曹參灌嬰
俱擊魏韓信聞魏不以周叔爲大將軍乃喜遂進兵
僞陳船欲渡臨晉魏聚兵以距之信乃伏兵從下
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初豹有姬曰薄
姬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恃此而反豹敗王遂納薄
姬是生文帝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良及曹參等破代擒夏說進伐
趙獲趙王歇斬成安君陳餘韓信之伐趙也廣武君
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漢兵乘勝遠鬬其鋒不可
當也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
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
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則不得鬬退則
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懸于麾下矣

革音蔽依山自覆蔽也

陳餘曰韓信兵號數萬千里徑來襲我亦不罷勞今我二十萬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韓信使人闚之知其不用廣武君計乃敢進兵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信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行背水爲陣平旦信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不勝僞棄旗鼓走還水上軍趙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於是二千旗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不能

敗水上軍乃還見漢赤幟大驚以爲漢皆已破趙衆矣遂亂而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於是漢兵夾擊大破之既而諸將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何也信曰置之死地而後生此兵法也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故置之死地既人人自爲戰即與生地皆走尚安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信令軍中曰生得廣武君購千金信得之乃東面師事之問曰吾欲北攻燕東伐齊何如對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又何問焉信曰向使成安

君聽子之計則信亦將爲子擒矣固問之對曰足下威振諸侯名聞海內然士卒罷勞其實難用今足下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曠日糧竭若燕不拔齊必距境以自強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不如按甲休兵日享士卒大夫北首燕路然後使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燕不敢不從燕從而臨齊齊雖有智者亦不能爲齊計也兵法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乃發使使燕燕聽命於是請立張耳爲趙王以拊循趙衆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二月九江王布及隨何至布爲楚所攻敗故間行而來王拒楚於成皐廣武間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于杞武王伐殷封其後于宋秦滅六國使無立錐之地天下誠復六國之後彼皆戴仰大王德義願爲大王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斂衽而朝王曰善趨刻印未行張子房至王以問之良曰大事去矣漢王方食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大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賑貧窮今大王能乎

其不可三矣偃革爲軒倒戟干戈示不復用武今大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今大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墅示天下不復輸積今大王能乎其不可六矣天下遊士離親戚捐墳墓去故舊從大王遊者日夜望尺寸之地今乃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及故舊大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安得復臣之哉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計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今趣銷印　論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也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何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爲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楚漢之分未有所定時天下未必欲亡項也且項羽率從六國攻滅強秦之時勢則不能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于漢王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國虛名

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也及宋義待秦趙之弊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敵之弊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成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于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于雎水之上士卒皆赴入雎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必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飲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強大之威而喪其國都項羽自外而入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定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陳平進謀曰項王大臣不過數人大王能捐數萬斤金間楚君臣使相疑惑可以破楚必矣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不問出入平多行反

間[illegible]項羽曰諸將功多矣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楚分王其地項王疑之夏四月楚圍漢王于滎陽歷陽侯范增欲急擊滎陽項羽不信增怒乞骸骨歸未到彭城疽發背而死五月紀信謂王曰臣請誑楚可以間出紀信乃乘王車出東門曰漢王降楚楚軍皆稱萬歲之城東觀漢王得與數十騎出城西門令御史大夫周苛與魏王豹守滎陽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苛乃殺魏豹項羽見紀信非漢王乃大驚怒燒殺紀信王自西入關收兵復東轅生說曰今出武關項王必引兵而南大王深壁勿與戰項羽用兵疾如雷電令成皐滎陽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屯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於漢王得休息後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之王復出軍宛葉間項羽果引而南漢兵深壘自守是時彭越等擊楚得項聲薛公于下邳殺之羽乃自擊彭越越敗走羽乃引兵還拔滎陽獲周苛謂苛曰吾方以公爲將軍封萬戶侯能爲我盡節否苛瞋目罵之羽怒乃烹之遂圍成皐下之所殺亦無數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大角爲王坐本志以爲楚王亡之徵也八月王饗師河南欲復戰郎中令鄭

忠說曰王高壁深壘勿與戰王乃使從兄劉賈與盧綰將兵入楚地佐彭越焚楚積聚復擊破楚師于燕西下梁地七十城九月東擊彭越令大司馬曹咎長史欣守成皐酈食其說王曰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積粟甚多楚人不堅守敖倉乃引兵而東令士卒分守成皐此天所以資漢也且兩雄不俱立楚漢又相持不決百姓搔動海內搖蕩農夫失耒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願大王急復進兵收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雖數十萬之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稱東藩臣王曰善乃進兵復守敖倉食其說齊王曰知天下所歸即齊國守得而有也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漢王定三秦出武關而誅弒義帝之賊收天下之兵紹諸侯之業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卒與天下同其利豪傑俊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會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殺義帝之名有背約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敢用事爲人刻

印刓而不能授積財而不能散故天下叛之賢才怨之故天下歸漢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授上黨之兵北破趙魏誅成安君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所授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坂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社稷可得而保也齊王以爲然乃罷守兵與食其日縱酒焉

漢高祖皇帝紀卷第二

萬曆二十六年刊

漢高祖皇帝紀卷第三

四年冬十月韓信將伐齊聞既和欲還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未有詔止何以得無行乎且酈生一儒士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十萬衆乃下趙五十餘城勞苦將士數年反不如一竪儒之功乎信遂襲齊齊王以酈生爲賣已乃烹之齊王走高密項羽東伐外黃外黃數日乃降羽令男子十五已上詣城東欲悉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大王又欲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懼莫

敢下矣羽赦之羽初之山東屬大司馬曹咎長史忻
曰漢即挑戰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
梁地而漢果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
兵汜水上士卒半渡漢擊破之盡得楚國寶貨曹咎
長史欣皆自殺王遂進兵取成皐羽下梁十餘城聞
曹咎破乃還羽於廣武間爲高俎置太公於其上曰
漢不急下吾烹太公王不聽羽怒欲殺太公項伯曰
夫爲天下者不顧其家殺之無益但益怨耳羽從之
使人謂曰願與王挑戰面決雌雄王笑謝之曰吾寧
鬬智不鬬力羽令壯士挑戰漢使善射者樓煩射楚
三人殺之羽大怒即自出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
手不能發走還入壁王使問問之乃羽也王大驚於
是王與羽臨廣武間而語王數羽曰汝背約王我於
蜀漢其罪一也矯殺卿子冠軍而自立其罪二也受
命救趙不還報命擅劫諸侯入關其罪三也與懷王
約入咸陽無暴掠汝燒秦宮室掘始皇冢多取財寶
其罪四也殺秦降王子嬰其罪五也詐坑降卒二十
萬其罪六也皆王諸侯善地而徙逐其主令臣下爭
叛其罪七也出義帝于彭城而自都之多自與已地
其罪八也殺義帝于江南其罪九也夫爲人臣自欲

爭天下大逆無道其罪十也吾以義兵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怒伏弩射王中胷王乃捫足曰虜中吾指王疾甚入成皐中尉周昌爲御史大夫田橫請救于楚十有一月楚使龍且救齊號二十萬衆與齊合軍或謂龍且曰漢兵遠戰窮寇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自守命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亾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自叛漢漢二千餘里客居其間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救齊而降之吾有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而有吾平生時知韓信之爲人易與耳遂將兵與韓信夾濰水而陳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信引兵半渡擊龍且信佯不勝走還龍且追之渡水信使人決壅龍且軍太半不得渡即擊破之斬龍且虜齊王廣田橫復立爲齊王戰敗而亡信遂平齊使人言于王曰齊國多詐請爲假王以鎮之王大怒張良陳平躡王足諫曰方漢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春二月遣張良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曹參爲左丞相楚使武涉招信信曰吾嘗事項王不見用事漢漢深信我我背之不祥武涉已去蒯通說信曰漢王敗滎陽傷成皐

還走宛葉間此所謂智勇俱竭者也楚兵困于京索之間迫于西山而不能進三年于此矣銳氣挫于險塞糧用盡于內藏當今兩主之命懸于足下爲足下計者莫若兩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以足下之賢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向爲百姓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固有淮泗之地深拱揖讓以懷諸侯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信曰吾豈可見利而背恩通曰常山王成安君爲刎頸之交而卒相滅大夫種存亡越伯勾踐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狗烹

飛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陳張以君臣言之則不過勾踐大夫種推此二者足以觀之矣且臣聞之勇略振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全於趙脅燕定齊南擁楚人之兵數十萬之衆遂斬龍且西向以報此所謂功無二于天下而英略不世出者也足下挾不賞之功戴振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此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臣竊危之夫隨厮養之役失萬乘之權守擔石之祿闕卿相之位計成

而不能行者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矣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願足下無疑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功高漢終不奪我齊遂謝通通去乃佯狂爲巫秋七月立黥布爲淮南王八月初爲算賦令洪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歸太公呂后封矦公爲平國君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太半而諸矦皆附漢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不如因其幾而取之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羽至陽夏南與韓信彭越期皆不至會楚擊漢軍大破之王復深壘自守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對曰大王能取睢陽以東北至穀城盡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韓信則兩人必至而楚敗矣王從之信越皆至十有二月諸侯皆會垓下圍項羽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作楚歌羽驚曰漢已盡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夜起飲帳中有美人曰虞姬有駿馬曰騅羽乃慷慨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

項之結局小甚

兮奈若何羽遂上馬乃從八百餘騎直夜潰圍南出平明漢軍乃覺之命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羽羽至陰陵迷失道路漢軍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矣身經九十餘戰所當者破未嘗敗今困于此固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於是引其騎因四隤山爲員陣漢軍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取漢一將騎將楊喜追羽羽還叱喜人馬皆驚僻易數里羽分其騎爲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在分軍爲三處復圍之羽

綱目刻潰

乃馳擊漢軍復取一都尉殺百人羽復聚其騎亡兩騎於是羽引軍東至烏江亭長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以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者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常以一日行千里吾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去其馬短兵接戰復殺漢軍百人羽亦被十餘創乃自剄而死楚地悉平獨魯後降初懷王封羽爲魯公故以魯爲號葬羽於穀城山下漢王爲之發哀封項伯等四人爲列

侯賜姓劉氏本傳曰項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自矜功伐而不師古霸王之業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身死東城尚不覺悟以爲非已之罪豈不過哉春正月徙齊王韓信爲楚王都下邳信乃賜所從食漂母千金召下鄉亭長曰公小人也爲惠不終賜錢百萬召辱已少年曰壯士哉以爲中尉赦天下殊死已下羣臣上皇帝尊號王辭讓而後受二月甲午皇帝即位于汜水之陽以十月爲正從火德色尚赤以應斬白蛇神母之符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鄫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立芮爲長沙王越王無諸率閩中兵以佐滅秦立無諸爲越王於是皇帝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令人保其山澤者各歸其田里自賣爲人奴婢者免爲庶人上置酒南宮問羣臣曰吾所以得天下羽所以失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賞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嫉賢妒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不蒙其功得地不獲其利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

傑也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也羽有一范增賢而不
能用此所以爲我擒也上問韓信曰公相我能將幾
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又問韓信公能將幾何
對曰臣多多益辨耳上曰何爲爲我臣信曰陛下雖
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是時田
橫與賓客五百人亡在海中上遣使赦橫罪曰橫來
大者王小者侯不來將加誅橫曰臣烹酈食其今聞
其弟酈商爲將臣畏懼不敢奉詔帝乃詔商曰田橫
至敢有動者族誅橫詣洛陽至尸鄉亭三十里謂其
從者曰橫與漢王並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
爲亡虜其辱已甚矣且橫嘗烹人之兄今與其弟並
肩事主彼雖畏詔橫獨不愧于心哉且陛下不過欲
一見我面貌耳今斬吾頭馳三十里容貌未及變乃
沐浴自刎令客奉其首上曰嗟乎起自布衣兄弟三
人更立爲王豈不賢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
尉以王禮葬之二客穿其塚傍皆自刎而從之上聞
大驚以橫客爲皆賢聞其餘五百人在海島中使使
召之聞橫死亦皆自殺楚將季布亦已亡匿投濮陽
周氏漢購之急周氏乃髡鉗布與家僮數十人至魯
朱家而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因買之置田舍乃見

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耳上始得天下以私怒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季布之賢不南走越卽北走胡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王之墓也夏侯嬰爲言之上乃赦布拜爲郎中後爲中郎將布立然諾之信時人爲之語曰得黃金百鎰不如季布一諾朱家者爲任俠所藏活者甚衆豪士以百數不伐其功諸所嘗施唯恐見之賑人先於貧賤衣不兼綵食不重味專以赴人之急及布尊貴朱家遂不復見之上欲都洛陽敬求見說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十八世公劉避狄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策之岐國人爭歸之文王爲西伯始受命武王伐殷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孟津之上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焉乃營成周都洛邑以爲此天下中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人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不能制形勢弱矣今陛下用兵取天下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百姓肝腦塗地暴骨中野流血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周室臣

竊以陛下爲不侔矣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四秦之資膏腴之地此所謂金城天府之國陛下都關中山東雖亂秦地可全而有也上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咸言周七八百年秦二世而亡且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滻池背河向洛其固不敵此亦足恃也上疑焉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險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之說是也於是上即日車駕西入關治櫟陽宮拜婁敬爲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八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擊燕九月虜臧荼立太尉盧綰爲燕王綰與上同里同日生少相愛後以將軍從擊項羽有功故立爲代王丞相張蒼從擊臧荼有功封北平侯蒼明習天下圖書善用筭術故命以列侯居相府主郡國上計也

六年冬命復天下縣邑或有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皆曰發兵以擊之陳平曰陛下用兵之精孰

與韓信上曰無能過也平曰陛下將有敵信者無上曰莫能及平曰臣竊爲陛下危之上曰柰何平曰信未知有告反者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陛下僞出遊雲夢會諸侯于陳信必郊迎因而執之此一士之力上從之遂執信執信反無驗黥信爲淮陰侯田肯賀上白甚善陛下得韓信而又王關中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阻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帶甲百萬衆此亦東秦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也上曰善賜肯金五百斤春正月丙午立劉賈爲荆王王五十三縣高帝兄弟四人長

曰伯早卒追號爲武哀侯封子信爲刮羹侯初上微時數將客過嫂食嫂饗食之陽爲羹盡刮釜上聞惡之故號其子爲刮羹侯次兄曰喜字仲立仲爲代王弟曰交字游好讀書有才藝從上征伐有功立交爲楚王長庶子肥爲齊王王七十縣以曹參爲齊相國徙韓王信于太原都晉陽封蕭何爲酇侯父母兄弟封侯食邑者十餘人以蕭何舉宗從征伐故也封曹參爲平陽侯張良爲留侯陳平爲戶牖侯後徙爲曲逆侯周勃爲絳侯樊噲爲舞陽侯酈商爲武成侯食其子疥從征伐以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夏侯嬰爲汝

殺母賊也

陰侯灌嬰爲頽陽侯周昌爲汾陰侯大功臣封者二十餘人其餘功未得行封上從南宮複道上望見群臣往往聚語上曰此何謂也張良曰陛下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讐此屬畏不得封又恐過失及誅此相與謀反上憂之曰爲之柰何良曰急封雍齒雍齒上最所憎惡群臣共知後從征伐有功上即封雍齒羣臣喜曰雍齒且封我屬無患矣於是趣有司定功行封封王陵爲定國侯陵始爲縣豪上兄事之以其從上晚故後行封凡百四十有三人是時民人散亡居可得而數者纔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戶小者不過五六百戶封爵之日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文申以丹書之

以白馬之盟作八十侯之位次陳平之始封平辭曰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之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對曰非魏無知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無知張良素多疾病乃稱疾曰臣家五世相韓及韓亡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十舌爲王者師封萬戶位爲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臣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道不食穀遂不仕良爲人容貌美麗如婦人女子初季

丁公悔之無及

以狗比功臣高帝之自輕益甚

布異父弟丁公爲楚將逐上上迫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引兵而還天下既定斬丁公以徇軍曰自今以後爲人臣者莫效丁公也以蕭何功最高羣臣皆曰臣等被甲執兵多者百餘戰攻城略地各有等差蕭何無有汗馬之勞徒持文物論議而已。今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發縱指示獸者人也追得獸者狗也諸君徒能走得獸功狗也蕭何發縱功人也及奏位次羣臣咸曰曹參宜第一謁者關內侯鄂千秋進曰曹參雖有野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夫上與楚相距五年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命而數萬之衆會上乏絕者數矣楚漢相距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常轉漕給食陛下雖亾山東蕭何常存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於是令何爲第一帶劒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迺得明於是因鄂千秋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爲安平侯其吏二千石從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其家上置酒宴昏隨何曰爲天下安用腐儒哉何曰陛下發步卒五萬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何曰以二

十人使淮南王至如陛下之意是臣之功賢千步卒五萬騎五千也王曰吾方圖子之功以何爲護軍中尉上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乃人主也太公雖父乃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朝人臣如此威重不得申後上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却行欲拜上大驚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上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

可嗤

漢法論不到此

論曰孝經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王者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無父猶設三老之禮況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后稷配天尊之至也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古之道也尊不加於父母家令之言於是過矣　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大於父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朕平暴亂以安天下斯皆太公之教訓也尊太公爲太上皇秋九月匈奴圍太原韓王信降匈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征太原匈奴冒頓單于拒漢漢使者覘匈奴者十輩皆曰易擊上使婁敬往還曰匈奴見羸弱似有伏兵不可擊上怒曰齊虜妄言阻吾軍械繫之上至平城匈奴果圍上於白登七日用陳平

謀說匈奴閼氏夫人得開圍一角上乃遁出其計秘世莫得聞也士卒歌之曰平城之下禍甚苦七日不食不能彎弓弩上既還謝敬曰不用公言以困平城乃斬前使者十餘輩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先是有月暈圍于昴參畢七重本志以爲昴畢之間爲天街北羌胡也街南中國也昴爲匈奴畢爲邊兵平城之應云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歸洛陽廢爲郃陽侯辛卯立皇子如意爲代王春二月上自平城還見蕭何治宮室于長安甚盛上怒曰何治之過度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皇威且無令後世有以

出言便小

過也乃遷都長安是時威儀未設群臣爭功醉呼或拔劒擊柱上患之博士叔孫通請制禮儀上曰度吾所能行者通乃與弟子百餘人共起朝儀大朝會長樂宮陳車騎旌旗兵衛羣臣列位百官執職成禮而罷莫不祗肅於是上歎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拜通爲泰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皆爲郎中夏四月行如洛陽婁敬進計和匈奴請以魯元公主妻單于單于因之爲女壻有子則爲外孫後世可以漸臣也上將行之呂后涕泣固請留之乃止更以宗室女爲公主妻單于結和親歲致金幣賂遺之

漢高祖皇帝紀卷第四

八年冬上擊韓王信餘寇于東垣建武侯靳歙有功
遷爲車騎將軍上還過趙趙相貫高伏兵柏人亭欲
爲逆上宿心動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乃去之初上過
趙王甚卑恭上箕踞罵詈甚辱之貫高謂王曰皇帝
遇王無禮請殺之王齧其指出血曰先人亡國賴皇
帝得復德流乎子孫君無出口高等私相謂曰吾王
長者終不背德何爲汙王事成歸之于王不成獨身
坐之乃陰獨爲謀而王不知十有一月令士卒從軍
死者送歸于縣給衣衾長吏視葬祠以少牢十有二

萬曆二十六年刊

鄒甚不成開基之主

月至自東垣春三月行如洛陽令人無得衣錦繡綺穀絺紵紵九月至自洛陽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趙王楚王來朝置酒前殿上爲大族豪傑名家十餘萬戶以實關中婁敬之計也十有二月行如洛陽趙相貫高逆謀發覺同謀者趙午等十餘人皆自刎死高曰若皆死誰當明王不反乃就檻車送詣長安言王不知考治身無完者終不復言上曰壯士哉令人私問之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

親戚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戚哉具以情對上乃詔赦趙王嘉貫高之節乃赦之高曰所不死者欲明王不反今王已出吾責塞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將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天絕吭而死趙王張敖尚魯元公主故封敖爲宣平侯　論曰貫高首爲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趙王掩高之逆心失將而必誅之義使高得行其謀不亦殆乎無藩國之義減死可也侯之過歟　初捕趙王詔有敢從者夷三族趙王郎中田叔孟舒皆賢召見之漢

朝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皆以爲郡守春正月徙代王如意爲趙王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燕王荊王楚王齊王長沙王來朝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葬于萬年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如意爲人剛直少言對曰臣雖口不能言然心知其不可陛下必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如意臣期不奉詔昌嘗奏事上方擁戚夫人昌還走上追之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曰陛下桀紂主也上笑之後上嘗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所謂符璽御史郎趙堯進曰陛下所爲不樂者非以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萬歲之後不能自全也上曰然堯曰宜爲趙王置貴强相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憚者上曰誰可使對曰周昌可相趙王上謂昌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憂趙王非公莫可相者乃以昌爲趙相以趙堯代昌爲御史大夫初趙人方與公謂昌曰君之吏趙堯奇士也且代君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卒如方與公言九月陳豨接下賓客從車千餘乘初豨適代時辭淮陰侯韓信韓信

既廢恐懼怨望乃與稀謀曰趙代精兵處也公反于外上必自出吾從中起天下可圖也稀反上欲自擊之建成侯周緤泣曰陛下常自行是無人可使初緤從上每有不利終無離上之心上以爲愛我賜上殿不趨上遂東至邯鄲選壯士可令將者四人各封千戶侯左右皆曰此人何功而封千戶上曰非爾所知夫陳稀反趙代皆稀之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獨邯鄲中兵至五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心乎復求樂毅之後得樂叔封樂鄉侯號曰華成君令吏民爲稀所劫略皆赦其罪問稀將皆故賈人曰吾知易與之矣乃多與金購稀將將多降是時沛人任敖素善於上上以客從拜爲上黨太守堅守不下封敖廣阿侯御史大夫趙堯擊稀有功封江邑侯詔御史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或有死者久而不能論無罪者久繫自今已後有疑獄者各讞所屬二千石二千石不能決移之廷尉廷尉不決具奏以聞十一年冬十月遣周勃征代地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與陳稀爲內應欲夜詐詔諸官徒奴以襲呂后太子其舍人告之呂后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陳稀已死羣臣皆賀遂執信斬之夷三族信方斬

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爲女子所執上自邯鄲至洛陽召蒯通將烹之通曰臣聞狗各吠非其主當彼之時臣但知有齊王信不知有陛下且秦失其鹿天下爭逐之高材輕足者先得當此之時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耳盡烹邪乃赦之上使使者拜丞相蕭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羣臣皆賀故秦東陵侯邵平獨揖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其內非有矢石之難而益封置衛者以令淮陰侯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者衛君非所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以家財給軍何

從之上大悅立皇子恒爲代王都晉陽赦天下三月梁王彭越反誅三族上擊陳豨時徵兵梁王梁王但遣將往上怒之梁王欲自行其將扈輒曰王始不行見讓而往即爲擒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疾梁王太僕有罪亡者告彭越與扈輒謀反上捕囚越赦爲庶人徙之蜀道逢呂后於路涕泣曰無罪願歸昌邑呂后與俱還洛陽謂上曰彭越壯士徙之蜀自貽後患不如遂誅之呂后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乃誅之夷三族梟其首令曰敢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太傅欒布爲彭越使于齊還報命首下祠而哭之上

欲烹之方提頭趨湯鑊布曰願一言而死曰陛下非
彭越項氏不亡今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
之萬世今一徵兵王不自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見
以苛察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彭王已死臣生不
如死請就湯鑊上赦之拜為都尉於是醢彭越以醢
遍賜諸侯淮南王英布聞越死見醢乃驚恐陰有疑
謀立皇子恢為梁王皇子友為淮陽王夏四月上行
自洛陽五月遣楚人陸賈使南越立尉他為王他者
秦時為南海郡尉因天下之亂遂有南越賈至尉他
椎髻箕踞見賈賈曰足下中國之人親戚昆季墳墓
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
子抗行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天子聞君王南越不助
天下誅暴秦將欲移兵於王天子為百姓勤勞遣臣
授君王印綬剖符通使王且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
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墳
墓夷滅宗族遣一偏將將十萬師以臨越越人即殺
王降漢如反手耳於是尉他乃蹷然起坐而謝曰吾
居蠻夷中久矣失禮儀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
賢賈曰王則賢矣復問我孰與皇帝賈曰皇帝起
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

尉他自可人意

登荅俱好

之業統治中國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已來未曾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譬猶漢之一郡何乃比於漢也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起中國何遽不若漢乃遂受符印稱王賜賈橐中裝直千金餘贈送亦千金賈還報命拜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詩書上罵之曰吾居馬上得天下安用詩書乎賈對曰陛下居馬上得之寧能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文武並用久長之道昔吳王夫差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而滅向使秦已兼天下行仁義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上有慙色謂賈曰

試爲我著秦之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天下及古今成敗之故賈凡著書十二篇每奏一篇上讀之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秋淮南王黥布謀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自來諸將獨韓信與彭越今皆死矣餘不足畏遂反汝陰侯問故楚令尹薛公曰布何故反對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自疑禍及其身故反耳夏侯嬰乃言薛公於上上召問之薛公對曰布出上計則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布出下計陛下高枕而卧耳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

三計中其有南北形勝

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何謂中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見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無患矣上曰此計將安出曰必出下計布故驪山徒耳致萬乘之王此皆爲身不顧其後不爲百姓萬世之業也上曰善封薛公爲千戶侯上遂自征布赦死罪已下皆令從軍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布果東擊楚楚王分軍爲三欲以相救爲奇兵或謂楚將曰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分軍爲三布散其一兩軍散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敗其一軍而二軍皆走布遂與帝遇于蘄西會甾布兵精甚其置陣如項羽軍上惡之上謂布曰何苦反布曰我欲爲帝耳上罵之遂戰布敗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布走江南長沙王使人殺之上擊布也數使使勞相國或謂何曰君居關中甚得百姓心上畏君傾動關中君何不多買人田宅賤貰貸以自汙不然上心不安何從之上還過沛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置酒上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上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歎息曰游子悲故鄉吾萬歲之後

魂魄猶思沛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人世無所與
又以豐比沛既至長安立豐縣豐之枌榆故廬社皆
如舊制也周勃定代斬陳狶或言燕王綰與狶通謀
上召盧綰盧綰謂其臣曰往年族淮陰侯彭越皆呂
后計今上疾病呂后婦人專欲誅異姓及大功臣遂
稱疾不行上怒使樊噲將兵擊之綰將其家屬與數
千騎居長城下欲俟上差自入謝之上立沛侯濞爲
吳王濞者帝兄仲之子也已拜上相曰汝面狀有
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非汝也然天下一家
慎勿反也濞頓首曰不敢上過魯以大牢祀孔子十
有二月還京師民遮道上書數千人言相國强賤買
民田宅上笑曰相國亦愛利乎使相國自謝民後蕭
何爲民復請上林苑中空地令民得入田無收稾爲
禽獸食上怒曰相國多受賈人金錢爲人請吾苑乃
詔下廷尉王衛尉諫曰相國何罪繫之暴也上曰吾
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人
錢爲請吾苑以自媚於人王衛尉曰事苟有便於人
而請之宰相職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金乎
且陛下拒楚數年及陳豨反時上自將兵往當時相
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之有相國不以

此時爲利乃今利賈人金錢乎且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上乃令相國復其位詔爲秦始皇帝置守塚三十家楚隱王十家復無所與春二月熒惑守心星占曰王者惡之立皇子建爲燕王上擊黥布時爲流矢所中疾甚呂后迎良醫良醫曰可治上怒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呂后問曰陛下即百歲之後蕭相國終亦可代者上曰曹參可又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佐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爲太尉又問其次上曰過此以後非乃所知先是上嘗疾困惡見人詔戶者無納羣臣羣臣莫敢入十餘日樊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陛下疾甚大臣震恐久不見臣等計事顧獨枕一宦者嗟乎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上笑而起初上欲廢太子呂后聞之使留侯爲太子計留侯曰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皆逃在山中然上高之今太子卑辭安車迎此四人來以爲客時隨入朝則一助也呂后從其計四人果來年皆八十鬚眉皓白故謂之

四皓初黥布反時上欲使太子將兵擊布四人相謂曰凡來將以安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有功則位無益也無功從此受禍乃令呂后對上泣涕而言黥布善爲兵諸將皆陛下故人今乃令太子獨將兵擊之恐諸將莫肯爲用且懼布聞之鼓行而西耳陛下雖疾强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乃自行及還其疾稍愈欲易太子太保叔孫通固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晉國大亂數十年秦不早定扶蘇胡亥詐詔自立使滅絕秦祀臣敢以死爭之上雖聽之而心欲廢太子及讌置酒太子侍四人從上怪而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驚曰吾召公等不奉詔今侍太子者何四人對曰陛下喜罵輕士臣等義不受辱故亡今聞太子仁孝愛人敬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臣等故來上曰煩公等幸卒調護太子四人退上召戚夫人指示曰吾欲易太子彼四人者爲之輔羽翼已成難搖動也太子遂定春三月詔曰吾有天下十二年于今與天下賢士大夫共安輯之至于褒賞功臣可謂無負矣其不義背天下約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安宮呂后畏諸將大臣與審食其

謀欲盡誅大臣數日不發喪酈商謂辟陽侯曰今陳平灌嬰將十萬衆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衆定燕代此四人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京師大臣內叛諸將外反亡可翹足而待審食其言之於呂后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聞上已崩遂亡入匈奴中五月丙辰皇帝葬長陵本志曰高祖入秦初功臣剖符作誓丹鐵券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順人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規模弘遠矣

贊曰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奮劒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禪不階湯武之王龍行虎變率從風雲征亂伐暴廓清帝宇八載之間海內克定遂何天之衢登建皇極上古已來書籍所載未嘗有也非雄俊之才寬明之略歷數所授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無以建業非命無以定衆或以文昭或以武興或以聖立或以人崇焚魚斬蛇異功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乎故觀秦項之所亡察大漢之所興得失之驗可見于茲矣太史

公曰夏政忠政忠之弊野故殷承之以敬以敬之弊鬼故周承之以文以文之弊薄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周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弊秦不改文酷刑漢承秦弊得天下矣

萬曆二十六年刊

漢孝惠皇帝紀卷第五

皇帝五月丙寅即位年十六尊皇后曰皇太后凡帝母稱皇太后帝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稱夫人又有美人良娣七子八子長使少使之號武帝制婕妤婕娥容華充衣而元帝加昭儀之號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婕妤視上卿爵比列侯婕娥視中二千石爵比關內侯容華視眞二千石爵比太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爵比中更充衣視九百石爵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姊視七百石比左庶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

使視四百石比公乘又有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涓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賜吏民爵其喪事將軍已下至佐長吏賜金錢各有差六百石已上有罪當刑械者皆容繫之民年七十已上十歲已下有罪當刑者免之吏六百已上及故二千石家唯給軍賦役無有所預叔孫通爲太常定園陵宗廟及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所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更名文始舞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五行舞太祝迎神于廟門外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禮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不以管絃欲使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樂歌再終也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嚮也皇帝既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令郡諸侯王立高廟元年冬改諸侯王相國爲丞相十二月趙王如意薨謚曰隱王先是太后囚戚夫人于永巷髡鉗之令舂且歌曰子爲王兮母爲虜終日常舂兮與死同伍相去數千里誰可使告汝呂后聞之曰欲倚弱子邪召趙王欲誅之趙相周昌令王稱疾使者三反王不行

呂后乃召周昌周昌至復使召趙王上知太后怒自迎王於霸上夾與起居數月上晨出苑中獵趙王不能早起太后鴆而殺之周昌乃謝病不朝見呂后乃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以瘖藥使居廁室中名曰人豕召帝視之帝驚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謂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不堪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不聽政事賜民爵初元年故也凡賜民爵所以宣恩惠慰人心必有所由也徙淮陽王春正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王來朝王上之庶兄也上與王讌飲太后前置王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酌鴆酒令齊王爲壽齊王起上亦起太后恐自反卮酒王怪之因僞醉而出齊內史令王獻城陽郡以尊魯元公主爲湯沐邑太后嘉而許之乃遣王歸國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於蘭陵人家井中乙亥夕始不見本志以爲其後趙王幽死之象隴西地震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本志曰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人主微之應夏五月大旱郃陽侯仲薨七月相國蕭何薨謚文終庚初何病上自臨問百歲之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若君上曰曹參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何

死不恨初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園屋且
曰後世賢師吾約不賢見奪奚已齊丞相
曹參爲相國初參在齊召長老諸先生數百人問以
時政長老諸先生言人人殊異膠西蓋公治黃老術
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師蓋公齊國大治初
田榮欲叛項羽劫齊處士不預者死齊處士東郭先
生梁石君隱在劫中及榮敗二人愧之隱居深山蕭
通謂曹參曰彼東郭先生隱居不出君未嘗卑禮下
節以求士也願足下禮之參曰諾皆以爲上客而齊
人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用其策已而羽欲封之
亦不肯受封曹參聞蕭何薨告其舍人曰趣治行吾
且入相矣使者召參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齊相
有隙至何疾所推賢惟參參爲相國遵何之政擇郡
國吏謹厚者即除爲丞相史其文刻深務聲名者輒
斥去之日夜飲酒見人有細過專覆蓋之府中無事
上怪而問參不治政事之意參對曰陛下聖德孰與
高皇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問陛下視臣孰與蕭
何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皇時與
蕭何定天下法令既具陛下垂拱臣等守職遵而勿
失不亦可乎上曰善民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

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因寧謐
三年春發京師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築長
安城三十日罷以宗室女爲公主妻匈奴單于夏五
月立閩越君繇爲東甌王初繇與諸粵俱佐諸侯伐
秦繇功未錄故立爲王都甌東號東甌六月發諸侯
王列侯徒屬一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庶災南越王
尉佗稱臣奉貢殽石于繇諸一
四年十月立皇后張氏帝長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
欲爲重親故配帝 論曰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
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易稱正家道

家道正而天下大定矣姊子而爲后昏於禮而黷於
人情非所以示天下作民則也羣臣莫敢諫過哉
春二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三月大赦天下除
民校書律長樂宮渭臺災雨血于宜陽一頃本志以
爲血者洪範所謂赤祥也一曰凡雨血有大誅三月
未央宮永巷災本志以爲永室奉供養
之饋織室供宗廟衣服皇后之象也天誡若曰皇后
無宗廟之德云耳後嗣果絕其于洪範爲火不炎上
視不明之咎洪範著天人之變其法本于五行通于
五事善惡吉凶之應于是在矣五行一曰水二曰火

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好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攻戰輕百姓亂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木爲貌貌曰恭恭作肅肅時雨若厥福攸好德貌失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金爲言言曰從從作乂乂時暘若厥福康寧言失厥咎僭厥罰常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虫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火沴金火爲視視曰明明作哲哲時燠若厥福壽視失厥咎舒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蠃虫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木沴火水爲聽聽曰聰聰作謀謀時寒若厥福富聰失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土沴水土爲思思曰

少一千人

心心曰叡叡作聖聖時風若厥福考終命思失厥咎霧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腹心之痾時則有黃青黃祥惟金木水火沴土皇之不極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此洪範之大體也

五年十月雷桃李杏棗實常燠也春正月發京師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築長安城三十日罷三月上遊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春常獻果今櫻桃始熟

此等議論有慨

眾諸生

願陛下取獻宗廟諸果獻自此始初通秦時徵爲待詔陳勝等起反二世詔問羣臣博士羣臣博士咸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宜急發兵擊反賊二世怒通進曰今明主在於上法令具於下安得有反賊乎此眞狗盜鼠竊耳二世乃按誅諸言反者而拜通爲博士出曰幾不免虎口乃遂亡後從漢及天下定通乃召魯諸生學者以定儀法魯召二人不肯行曰公爲人臣不忠專面諛不諫苟免今兵革未休死傷者未收乃欲定禮樂公去矣無汙我通曰子眞鄙儒不知時變乃去之漢諸禮儀皆通所定然猶草創未能具備

此段文章相制不出于戴記

矣夫禮樂聖人之所以興化致治太平之本也本志曰五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宜急致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及之爲國者一朝忘禮則荒亂及之人含天地陰陽之氣有善惡喜怒哀樂之情人稟異性而不能節也唯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絶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有男女之情有姤忌之心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紀之禮有爲崇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喪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情邪人足以防其

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缺而淫僻之罪多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訟之獄繁喪紀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凌之漸起矣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異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

則發之於詩謌詠言鍾石管絃盡其敬意而不多其財賄盡其歡心而不留其聲音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言明王設禮樂之本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謂之聖述者謂之明主者必因先王之禮樂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人之心稍稍制作至于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故稱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三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及其衰也諸侯縱橫逾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已去其篇

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夫樂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移人疾是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纖微譙偯之音作而民憂思闡諧慢易之音作而民康樂麤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正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和睦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放之音作而民淫亂故先王制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儀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性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奪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於中而發於外各安其位而不相奪足以感動民之善心不使

邪氣得襲焉是先王立禮樂之方也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周公作勺咸池備矣六莖六英大章章之也韶繼也夏大也濩救也武言以武功定天下勺言酌先王之道自夏以往其流不可得聞也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備而器用陳張周官具矣夫禮樂者威儀足以充目聲音足以動耳詩誦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觀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享作之朝廷則君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莫不虛己竦

神悅而承流是以海內通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耀日新化上遷善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至于萬物化天地順而嘉祥應故詩云鍾鼓煌煌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至於末世衰亂殷紂斷棄先祖之正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周道既缺而王官失業雅頌相錯禮樂大壞諸侯設兩觀乘大輅大夫八佾舞于庭政遂陵遲而不變於是桑間濮上鄭衛宋楚之聲並出內則致疾短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僞之人因而飾之以熒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聞故秦穆公遺戎樂而由餘去

齊人饋女樂而孔子行自此禮樂喪矣漢興乃復存之禮樂古事稍稍增集　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水絕八月相國曹參薨謚懿侯九月長安城成十月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賜民爵戶一級六年十月齊王肥薨謚悼惠王夏六月武陽侯樊噲薨謚曰武侯留侯張良薨謚文成侯高帝十四年留侯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及薨與石并葬復置太尉官周勃爲太尉太尉秦官掌武事自先王之立官名雖不同其致一也昔伏羲氏龍名神農氏火師火名黃帝雲師雲名少昊氏鳥師鳥名顓頊以來爲民師民名有重黎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之官唐虞致羲和四子十有二牧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種百穀契作司徒訓五品皐陶作士官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益作朕虞育草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作典樂和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夏殷所聞畧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太師太傅太保坐參天子而議政事不統職又立三少爲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兼卿而九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改立臣官漢因循而不革從簡易隨時之宜丞

相金印紫綬有左右丞相佐天子助治萬機高帝更名相國綠綬復爲丞相御史大夫位上卿副丞相銀印青綬太尉有長史丞相置兩長史御史大夫置兩丞一曰中丞外督部刺史一曰內史掌祕書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秩皆千石武帝置丞相司直掌左丞相舉不法秩比二千石前後左右將軍掌武衛本周末官秦因之金印紫綬位上卿太常掌郊廟祭祀禮樂典經景帝更名太常卿郎中令掌宮殿門戶宿衛屬官武帝更名光祿勳衛尉掌宮門衛士屯兵諸侯司馬太僕掌輿馬屬官廷尉掌刑辟典客掌諸侯歸

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武帝更爲大鴻臚宗正掌視親屬官治粟內史掌寶貨景帝更名大司農令武帝更改爲大司農少府掌山海河澤之稅及供養內職屬官凡九卿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廷尉無丞有正監秩比千石中尉掌徼巡京師位秩與卿同武帝更名執金吾太子太傅少府古官也將作少府掌治宗室事景帝更名大匠詹事掌后太子家令景帝更名長信少府武帝更名長樂少府將作官與詹事同并職景帝更名大長秋成帝省詹事并大長秋典屬國事掌蠻夷降者武帝省職并鴻臚內史掌京師景

帝分置左右內史武帝更名內史爲京兆尹左內史爲左馮翊主爵中尉掌列侯景帝更名爲都尉武帝更名爲右扶風自太子傅至右扶風秩比二千石丞六百石皆秦官唯內史爲周官司隸周官漢爲司隸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及掌四城門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駕駟騎馬長水校尉胡騎騎校尉掌池陽胡騎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虎賁校尉掌輜重騎士皆武帝時置之西域都尉并加官以騎都尉使護西域有副校尉宣帝置也自司隸已下至副校尉秩比二千石有左右丞秩六百石五官中郎將左右將軍秩比二千石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二千石掌論議諫議大夫秩比六百石奉車都尉掌御乘輿駙馬都尉掌駙馬秩皆二千石侍中左右諸曹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皆列侯將軍大夫騎都尉尚封令太醫令太官令至郎中無常員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皆加官得入禁中其後侍中或特綰諸曹吏綬尚書奏事諸吏問舉劾按不法散騎並乘輿輿給事中黃門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帝位次中常侍侍郎左右有給事中黃

門侍郎位從將軍大夫官皆秦制也凡爵二十級一曰公士二曰上造三曰簪裹四曰不更五曰大夫六曰官大夫七曰公大夫八曰公乘九曰五大夫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十二曰左更十三曰中更十四曰右更十五曰少上造十六曰大上造十七曰駟馬車庶長十八曰大庶長十九曰關內侯二十曰通侯以賞功勞皆秦制諸侯王高帝初置之金印紫綬治其監官掌監郡縣秩比六百石後爲刺史郡守掌治其郡郡都尉掌左守典職皆有丞縣令長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比千石下至六百石而不滿萬戶爲長秩皆五百石有丞尉皆秦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　論曰諸侯之制所由來尚矣易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孔子作春秋爲後世法譏世卿不改世侯昔者聖王之有天下非所以自爲所以爲民也不得專其權利與天下同之唯義而已無所私焉封建諸侯各世其位欲使親民如子愛國如家於是爲置賢卿大夫考績黜陟使有分土而無分民王者總其一統以御其政故有暴禮於其國者則民叛於下王誅加於上是以計利慮害勸賞畏威各競其力而無亂心及至天子

失道諸侯正之王室微弱則大國輔之雖無道不得虐於天下賢人君子有所周流上下左右皆相夾輔凡此所以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也故民主兩利上下俱便是則先王之所以能永有其世也然古之建國或小或大監前之弊變而通之夏殷之時蓋不過百里故諸侯微而天子強弊紂得肆其虐紂脯邢侯而醢九侯以文王之上德不免於羑里周承其弊故大國方五百里所以崇寵諸侯而自抑損也至其末流諸侯強大更相侵伐周室卑微禍亂用作秦承其弊不能正其制以求其中而遂廢諸侯改爲郡縣以二威權以專天下其意主以自爲非以爲民深淺之慮德量之殊豈不遠哉故秦得擅其海內之勢無所拘忌肆行奢淫虐天下然十四年而滅亡故人主失道則天下徧被其害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莫之匡救賢人君子復無息肩衆庶無所遷徙此民主俱害上下兩危漢興承周秦之弊故兼而用之六王七國之難作者誠失之於強大非諸侯治國之咎其後遂皆郡縣治民而絕諸侯之權矣當時之制未必百王之法也　凡長吏秩二千石上皆銀印青綬比六百石已上皆銅印墨綬比二百石已上皆銅印

黃綬其後雖不及六百石其長相皆墨綬除八百石五百石秩　論曰先王之制祿也下足以代耕上足以充祀故食祿之家不與下民爭利所以厲其公義塞其私心其或犯逾之者則繩以政法是以君子勸慕小人無怨若位苟祿薄外而不充憂匱是鄙所求不贍則私利之制萌矣放而聽之則貪利之心濫矣以法繩之則下情怨矣故位必稱德祿必稱爵故一物而不稱則亂之本也今漢之賦祿薄而吏非員者衆在位者貪於財產規奪官民之利則殖貨無厭奪民之利不以爲恥是以清節毀傷公義損缺富者比公室貧者匱朝夕非所爲濟俗也然古今異制爵賦不同祿亦如之雖不及古度時有可嘉也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是謂正朔王者惡之夏五月日有食之秋八月帝崩于未央宮太后哭而淚不下侍中張辟强者張良子年十五餘謂陳平曰太后泣不下淚者畏君等危呂氏宜請呂產呂祿爲將監南北軍事太后必喜君等免禍平從之太后果喜而泣之淚下九月皇帝葬于安陵

贊曰本紀稱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傅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愛篤矣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枉

流濫哉深可悲矣

萬曆二十六年刊

漢高后紀卷第六

初高后命孝惠張皇后取後宮美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立爲皇帝年幼高后臨朝稱制立兄子台爲楚王台弟產爲梁王祿爲趙王封諸呂六人爲列侯高皇后將王諸呂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皇帝定天下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問左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平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諸劉今陛下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諸君背要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勃曰面折廷諍臣不如君安漢社稷君不如臣后乃左

遷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謝病免杜門不出冬十一月徙丞相陳平爲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食其沛人也初呂后獲於楚食其常以舍人侍得幸及爲丞相不典治相監官中事加郎中令羣臣皆因決事先是或毀食其於惠帝惠帝欲誅之平原君朱建爲說惠帝幸臣閎籍孺曰君幸於帝天下莫不聞者今辟陽侯幸于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之今日辟陽誅明日太后含怒亦誅君耳於是籍孺懼入言於帝而出之朱建者故黥布相也布之反建諫止之高帝賜建號平原君建爲人口辨初名廉直行不苟合辟陽侯欲交建建不肯及建母死家貧無以收葬陸賈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必不知君者乃賀我賈曰平原君必不知君者爲其母今其母死家貧無以葬之君誠能厚送葬之則彼爲君死矣食其乃奉百金列侯貴人以食其故往贈送之凡百金而建受之及呂氏之誅其卒見全者皆建之力也後淮南厲王長誅食其建以食其客故事及之建自殺

元年春正月詔曰孝惠帝欲除三族罪及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賜民爵戶一級夏五月丙申趙王

宮中叢臺災立孝惠美人子五人強爲淮陽王不疑爲恒山王弘爲襄城侯朝爲軹侯武爲壺關侯秋七月桃李花高后怒御史大夫趙堯之爲趙王謀也免堯官抵罪上黨太守任敖爲御史大夫

二年春正月詔班序列侯功臣位次藏于高廟世世勿絶嗣二月乙卯晦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夏六月日蝕秋七月恒山王不疑薨立襄城侯弘爲恒山王行五銖錢錢之制夏殷以前無文焉周制有文凡錢外圓内方輕重以銖周景王以錢輕更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外有周郭秦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興復輕之齊悼惠王子章入宿衛封朱虛侯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四千餘家秋星晝見伊水洛水溢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溢流八百餘家其在洪範爲水不潤下

四年夏四月少帝出怨言知高后殺其母后乃幽之于永巷詔曰皇帝久病昏亂不能奉宗廟廢之五月立恒山王弘爲皇帝

五年春三月南越王尉佗自稱南越武帝是時禁南越關中市鐵器尉佗曰先帝與我通使勿絶今高后聽讒臣之言別異蠻夷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

滅南越自以爲功乃自稱越帝欲攻長沙秋八月淮陽王强薨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備匈奴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六月匈奴寇狄道攻河陽行五分錢朱虛侯弟興居封東牟侯皆入宿衛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春正月趙王友死于邸呂氏女爲趙王后王后妬讒王於高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年後吾必擊之高后怒之至邸令衛士圍之不得食遂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謚爲幽王後徙梁王恢爲趙王己丑晦日有食之既在營室九度爲宮室之中高后惡之曰此爲我也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則災異消矣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曷用其良言人君失政則日月失行中道南曰黃道南至東井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至東井去極近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日至於牽牛去極遠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長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分西至婁去極中秋分東至角去極中立八尺之表而晷長七尺三寸六分日爲陽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温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

退而短陰勝故爲寒涼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此之謂也至若南北失度晷進而長則爲寒退而短則爲暑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故曰急恒寒若豫恒燠若一曰晷長爲潦若晷短爲旱若奢爲扶扶者邪臣進正直疏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從青道立夏夏至從赤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然一決之於房從中道若月失道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軫之星爲風畢星爲雨故月失度入箕軫則多風入畢星則多雨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沲矣言多雨也凡災異所起或分野之國角亢氐韓鄭也房心宋也尾箕燕也斗牛吳也牽牛須女越也虛危齊也營室東壁衛也奎婁魯也胃昴畢趙也觜參魏也東井鬼秦也柳星張周也翼軫楚也

論曰凡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由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王見之而悟勑身正己省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生自然之應也詩云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詳難得而聞矣豈不然乎災祥之報或應或否故稱洪範咎徵則有堯湯水旱之災稱消災復異則有周宣雲漢寧莫我聽稱易積善有慶則有顏冉夭疾之凶善惡之効事物之類變化萬端不可齊一是以視聽者或惑焉若乃稟自然之數揆性命之理稽之經典校之古今乘其三勢以通其精撮其兩端以御其中參五以變錯綜其紀則可以髣髴其咎矣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雖加人事終身不可成者是謂三勢凡此三勢物無不然以小知大近取諸身譬之疾病不治而自瘳者有治之則瘳者有不治則不瘳者有雖治而終身不可愈者豈非類乎昔虢太子死扁鵲治而生之鵲曰我非能治死爲生也能使可生者生耳然太子不遇鵲亦不生矣若夫膏肓之疾雖醫和亦不能治矣故孔子曰死生有節又曰不得其死然又曰幸而免死生有節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以死而死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凡此皆性命三勢之理推此以及教化則亦如之何哉人有不教而自成者有待教而成無教化則不成者有加教化而終身不可成者故上智下愚不移至於中人

可上下者也是以推此以及天道則亦如之災祥之應無所謬矣故堯湯水旱者天數也洪範咎徵人事也曾傳澍雨乃可救之應也周宣旱應難變之勢也顏冉之凶性命之本也猶天廻日轉大運推移雖日遇禍福亦在其中矣今人見有不移者因曰人事無所能移見有可移者因曰無天命見天人之殊遠者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氣流通者人共事而同業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終始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異也兼三才而兩之言其同也故天人之道有同有異據其所以異則弊矣孔子曰好智不好學其弊也蕩末俗見其紛亂事變垂錯則異心橫出而失其所守然是放蕩反道之論生而誣神非聖之議作夫上智下愚雖不移而教之所以移者多矣大數之極雖不變然人事之變者亦衆矣且夫疾病有治而未瘳瘳而未平平而未復教化之道有教而未行行而未成成而有敗故氣類有動而未應應而未終終而有變遲速深淺變化錯于其中矣是故參差難得而均矣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凡三勢之數深不可識故君子盡心力焉以任天命易曰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其此之謂乎　呂產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爲琅琊王澤高帝族昆弟本以將軍擊陳豨有功故封齊齊人田生嘗遊乏資以干澤澤以三百金爲田生壽乃謂太后所幸中謁者張釋卿曰太后欲王諸呂及重自發之恐大臣不聽今釋卿最幸于太后何不諷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呂氏既王萬戶侯亦釋卿有釋卿從之諸呂已爲王高后賜釋卿金千斤釋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不受又說曰呂氏之王也大臣未服今劉澤於諸劉長大臣所信獨不見用常有觖望也今令太后裂地十餘縣以王之彼喜而去諸呂王益固矣遂封澤爲琅琊王夏五月尊昭靈后武哀侯爲武哀王高帝姊宣成夫人爲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殺呂產女爲趙王后後宮皆諸呂女也擅權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鴆而殺之王怒悲憂自殺呂后以爲用婦人言故自殺無思奉宗廟之禮廢其嗣朱虛侯章怒呂氏專權侍宴高后令章爲酒令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令后可之酒酣章進起舞曰請爲太后作歸田之歌皇太后笑曰汝安知田事試說之曰深耕穊植立苗欲疏非其類者鉏而去之

高后嘿然有頃諸呂有一人亾酒章追斬之太后及諸左右大驚以前許章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諸呂憚章大臣皆依朱虛侯兄弟以爲强是時大臣憂危法意將相和則權不分令爲社稷計在二君掌握耳何不能交太尉勃乎以千金爲太尉結歡勃亦如之遂戮力同心平乃賜賈金五百斤僮百人八月燕王建薨南越侵長沙遣隆慮侯周竈將兵擊之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爲列侯諸中宦者令丞皆賜爵關內侯食邑高后嘗見物如蒼狗攇后腋忽然不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河內水溢流萬家秋九月辛巳高后崩于未央宮諸呂恐爲大臣所誅謀作亂欲廢少帝而立呂產朱虛侯婦呂祿女密聞其謀告章章乃使人陰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章及興居欲從中與大臣爲內應誅諸呂立齊王齊王令人誘琅琊王欲令因留之悉發琊邪兵以中尉魏勃爲將軍并將之呂產等遣大將軍灌嬰擊齊王嬰乃陰與齊王約留兵滎陽曲周侯酈商其子寄與呂祿善周勃陳平使人執劫商而令寄說呂祿曰

高帝與呂后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義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爲宜今太后崩少帝幼足下不急之國守蕃乃爲上將將兵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綬因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祿然其計報產及諸呂多以爲不便計未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呂嬃嬃怒曰汝爲將軍而棄軍呂氏今無類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之堂下曰無爲他人守也八月太尉周勃復令寄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綬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者右袒爲劉氏者左袒軍皆左袒勃遂統北軍兵而朱虛侯將率千人入未央宮斬呂產辛酉斬呂祿諸呂無問長幼皆斬之大臣謀以爲少帝及諸王皆非惠帝子欲盡誅之立齊王議者曰王暴戾虎冠之代王母家薄氏君子也且代王親高帝子於今爲長仁孝聞於天下以子則順以賢則大臣安乃迎代王東牟侯興居與太僕夏侯嬰陰共入宮中誅少帝於是告齊王令罷兵諸呂之始王也呂后畏大臣及有口辨者陸賈爲太中大夫自

度不能爭之乃謝病免於是以所使越時囊中裝千金以與五子各二百斤令爲產業賈常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與其子約曰過汝家給人馬酒食極歡十日有寶劒直百金所死家得寶劒二歲中往來及過他家卒不過再三遊於漢庭公卿之間名聲甚顯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本傳曰當孝文之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若寄父爲功臣而又被執劫雖權賣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矣淮南丞相張蒼爲御史大夫

讚曰本紀稱孝惠高后之一時海內得離戰爭之苦君臣俱無爲故惠帝拱已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天下宴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矣及福作諸呂大過漸至縱橫殺戮鴆毒生於豪強賴朱虛周陳惟社稷之重顧山河之誓礪計篡逆匡救漢祚豈非忠哉王陵之徒精潔心過於丹青矣

萬曆二十六年刊

漢孝文皇帝紀上卷第七

初大臣迎王於代郎中令張武議曰大臣未可信王宜稱疾無行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其望一也高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二也漢興除秦苛政人人自安難搖動三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不爲使其黨豈能專一邪且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之强必無異心矣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聞於天下故大臣迎大王大王勿疑卜之兆得大橫

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王乃令舅薄昭
見太尉周勃還王乃行羣臣迎于渭橋太尉周勃進
曰請避左右以聞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
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王謝曰至邸議之閏月朔
之代邸王西向讓帝位者三南向讓者再遂即皇帝
位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酺五日
元年冬十月皇帝見于高廟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
后于代封太尉周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將
軍灌嬰邑各三千戶金三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

二千戶金千斤十有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徙
琅琊王澤爲燕王除收孥相坐法律春正月有司請
早建太子上謙讓不聽有司固請上曰諸侯王功臣
多有賢者而不必予人其以朕忩賢與有德者而專
于其予非所以憂天下有司請曰立嗣必子所從來
久矣今適宜立而更求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子啓
最長敦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許焉而立之封將
軍薄昭爲軹侯三月立皇太子母竇氏爲皇后初孝
惠時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家在清河賂主
者吏願至趙吏誤置代伍中竇姬泣啼而行既至代

耐罪

幸於王生景帝而代皇后及其四子皆先亡故竇姬爲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家於長安絳侯等曰吾屬命乃懸於此兩人爲選賢人令與居止由此皆爲退讓君子詔曰今方春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咸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朕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於是出布帛米肉賜之其肉刑耐罪已上不用此令楚元王交薨丞相平病讓位於太尉周勃爲左丞相位第一平爲右丞相位第二大將軍灌嬰爲太尉上問勃天下一歲決獄錢穀出入幾何謝不知甚愧之上

是宰相真家法

以問平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對曰陛下不知臣駑下使臣待罪宰相宰相在上佐天子調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得其職上曰善勃出謂平曰君素不教我對平曰處其位獨不知任或謂勃曰君誅諸呂立代王威鎮天下受厚賞處尊位久即禍及身矣勃謝病歸相印平轉爲右丞相太中大夫陸賈使越上賜尉佗書曰朕頃以南越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豈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路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由也

王之昆弟在眞定。已使人存問。修治王先人塚墓。願與王分棄前患。從今已來。與王通使如故。故使賈喻意。南越蠻夷大長老夫長老夫臣佗曰。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故改號。聊以自娛。自帝其國未敢有害於天下。老夫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凡以不得事漢故也。陛下幸哀憐臣。通使如故。老夫死骨不朽。不敢爲帝謹北面因使者奉獻。夏四月。齊楚地震。山崩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潰水出本志曰。爲水沴土六月令郡國無來獻。封衛將軍宋昌爲壯武侯。又令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皆增爵邑吏二千石已上從高帝者皆食邑。齊王襄薨。

二年冬十月丞相平薨。謚獻侯。十有一月乙亥。周勃復爲左丞相。癸卯晦日有食之。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是時上勤於政事。躬行節約。思安百姓。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嘗欲爲露臺。計直百金。曰。此中民十家之產。遂不爲也。太中大夫賈誼說曰。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未嘗聞也。古人有言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物力必匱。且歲有飢餓。天之常行。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

較晉太傅言便分純駁

何以相卹。卒然邊境有急。數百萬之衆。國家何以饋之。方今之務。務在絕末。使農夫遊食之巧。驅民而歸之於農。太子家令晁錯復說上曰。今土地人民不減於古。無堯湯水旱之災。而畜積不及古者何也。以地有餘利。民有遺力。生穀之土未盡墾耕。山澤之利物未盡出。遊食之士未盡歸農夫。飢寒切于肌膚。慈母不能以保赤子。君安能以有民。夫金玉寶貨。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流海內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下輕倍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而逆亡者得輕資矣。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市。非可一日而成。一日不得則飢寒並至。是故明王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之家。其服作者不過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三百石。春耕夏種。秋收冬藏。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給縣官。供徭役。憂病襲其中。勤苦如此。然復時被水旱蝗虫之災。急政暴賦。朝令暮得。有者賈賣。無者倍舉。是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衆也。而商賈大者積儲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重綵。食必重肉。無農夫之苦。有百千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

過吏勢以利相傾乘良策肥千里遊遨此商人所以兼農人農人所以流亾也今漢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主之所貴俗之所賤法之所加吏之所尊上下相反好惡相怍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矣當今之務在於本農使民勸業而已欲人務農在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塞下即得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粟粟有所行而國用足矣不過三年塞下之粟必多矣上從之　論曰聖王之制務在綱紀明其道義而已若夫一切之計必推其公義慶其時宜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大故則不由之　春正月詔開籍田漢初國家簡易制度未備衣食貲糧無限富者衍溢貧者或不足若蜀郡卓氏家僮千有餘人程鄭七八百人皆擅山川銅鐵之利運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固齊民之業若宛孔氏之屬連車騎以交通王侯貿易貨賂雍容垂拱坐取百倍皆犯王禁陷於不軌　論曰先王立政以制爲本三正五行服色曆數承天之制經國序民列官布職疆理品類辨方定物人倫之度自上已下降殺有序上有常制則政不頗下有常制則民不二官無淫度則事不悖民無

淫制則業不廢貴不專寵富不獨奢民雖積財無所用之故世俗易足而情不濫姦宄不興禍亂不作此先王所以綱紀天下統成大業立德興功爲政之德也故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本傳曰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已下至於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有序而民志悉定於是裂土地之宜教之種殖畜養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斤斧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罻羅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罾弋不施於蹊隧既順時而取物然而山不槎孽田不伐夭豚魚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畜足功用如此之備然後從四民因其土宜任其智力安其居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及至周室道衰禮法隳壞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其流至於士庶莫不離制度稼穡之人少商賈之人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遲至於桓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奢靡不制僭差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倍實而要名姦夫犯難而求利篡殺取國者爲王公劫奪

成家者爲佚伯禮義不足以制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繡大馬餧菽粟貧者短褐不完食疏飲水俱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傾雖爲僕虜猶無慍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隨理不免乎飢寒之患其化自上興由法度之無限也故易曰君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立制度之謂也　太子太傅張相如免太中大夫石奮爲太子太傅奮趙人也初爲小吏事高帝恭敬謹慎甚見親信於是以選傅太子子立趙王遂弟辟彊爲河間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夏五月詔曰古有誹謗之木所以通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心而上無由聞其過今其除之秋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竹使符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乙卯晦又食之詔曰前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遂免勃就國十二月太尉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初高帝八年過趙趙王獻美人幸有身生厲

王長趙王不敢內之築外宮而處之及貫高事盡捕王家厲王母亦在繫中其弟趙廉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肯白辟陽侯不强爭厲王以生母以恚自殺趙廉奉厲王詣長安高帝憐之令呂后母之厲王有才力力能扛鼎怨辟陽侯不赦其母乃造辟陽侯即自袖金椎椎殺之馳詣闕肉袒請罪上赦之不治五月匈奴寇北地河內丞相灌嬰擊之衛將軍軍長安上自至高都因幸太原見羣臣故人皆賜之舉功行賞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留太原遊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上自擊胡乃發兵反秋大旱七月上自太原還八月將軍柴武擊濟北王興居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謚隱侯正月御史大夫張倉爲丞相袁盎爲御史大夫時御史大夫韋孟缺是時上徵河東太守季布欲以爲御史大夫聞其使酒乃不用遣歸郡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者家無所與六月雨雪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爲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繫詔獄勃在國常恐懼每郡守使丞尉行縣勃常被甲持兵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吏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止勃以公主爲証公主

孝文女太子勝尚之及薄昭爲言薄太后因請上曰
絳侯奉高帝璽持兵於北軍此時猶不反今居一小
縣乃反邪上赦勃復爵邑就國勃出曰吾常將百萬
衆於北軍安知獄吏之貴哉作顧成廟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更造四銖錢
賈誼諫曰法使民得顧租鑄錢錢敢雜以鉛鐵他巧
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僞雜巧則不得贏辨利巧
之甚微其利甚厚夫事有招禍法有起姦今令細民
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絕其微
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農事棄捐採銅日多姦不

與原書異

可絕已潁川人賈山上書諫曰夫錢者無用之器而
可用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令爲之是與人主
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又上書言前世之戒曰昔
秦賦斂重數以奉奢侈起咸陽至雍離宮三百鐘鼓
幃帳不移而具爲阿房之殿高十數仞東西五里南
北千步爲宮室之盛乃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
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
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又築
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乃至於此使
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葬於驪山使徒數十

一本刻厚

萬人。曠日十年。下達三泉。采合金石冶銅鋼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遊觀。上成山林。爲葬埋之奢。乃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逢塊而託葬焉。百姓不勝其後。疲弊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天下以壞。宗廟將滅絕矣。始皇居絕滅之中。猶不自知。乃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紀功。自以爲過於堯舜。以古誼法爲少。更以數爲號。欲以一至萬世而死。不盈數月。天下四面攻之。兵破於項羽。地奪於劉氏。豈不哀哉。始皇不自知無輔弼之臣。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是以道諛者衆。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聖於堯舜。論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期畏忌。聽言則對。訟言如醉。此之謂也。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今陛下將興堯舜之道。猶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止歲貢。省廐馬。以賦郡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宮女。減高年。平刑獄。天下悅喜。臣聞山東吏有布詔令。民雖老病。或扶杖而往聽之。

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所成。功業之所就矣。今聞或者陛下從方正賢俊之士與之射獵以傷大業臣竊悼之願止射獵以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基上輒優容而納其言然明堂太學猶未遂興是時吳王即山鑄錢而幸臣鄧通亦賜銅山得自鑄錢吳王鄧通錢甚盛矣。通蜀人也上嘗夢欲上天而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之顧見其衣後穿覺而求之漸臺見郎中鄧通衣後穿如夢中所見遂寵幸之通亦謹身媚上而已不得預政事有善相者相通云當貧餓死故賜通銅山得自鑄錢上嘗親讌飲通家上病癰通嘗吮之上曰誰最憐我者通曰莫若太子上令太子吮癰而色難得通前吮之太子慙由是心恚通及即位以通盜去徼鑄錢遂盡按沒入財物卒窮餓寄死人家徙代王武爲懷陽王徙太原王參爲代王

六年冬十月桃李花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發覺徙蜀郡道死於雍謚曰厲初長居國驕恣不用漢法出稱警入稱蹕自作法令上令將軍薄昭與長書責之曰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人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今大王所行危亡之道高皇帝之神靈必不廟

食於大王之手矣昔周公誅管蔡以寧周室高宗廢
代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行之
於前漢用之於後今大王欲以親戚之意故望於上
大王終不可得也宜急改行上書謝罪王得書不悅
復令人使閩越匈奴與棘蒲侯太子柴奇謀反羣臣
廷尉雜奏表請論如法制詔曰朕不忍致法其赦長
死罪廢王有司請徙長蜀郡邛都於是盡誅所與謀
者載長以輜車令縣次傳送給肉日五斤酒五升令
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之長在道怨不肯食而死
乃以民禮葬于雍置守冢三十家而誅諸縣送傳不

謹者淮南王之徒也中郎將楚人袁盎諫曰淮南王
為人剛強行道有不遂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
吾將苦之耳令還之及長死上悲號甚恨盎曰陛下
有高世之名三此不足毀名陛下在代時太后嘗病
三年陛下目不交睫睡不解衣冠湯藥非陛下口所
嘗不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陛下親以王者行之
孝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專制陛下從代來乘
六乘之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
至代邸西向讓天下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
而名立陛下五讓過於許由四矣陛下遷淮南王欲

使改過有司宿衛不慎故病死上意乃解上從霸陵欲西馳下峻阪盎進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聖主不乘危陛下乘六騑馳不測之山比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苑皇后慎夫人在禁中嘗同坐及坐郎署盎却慎夫人席慎夫人怒不肯坐上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上下協和妾主豈可同坐哉陛下所幸慎夫人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豕乎上乃悅以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宦者趙同數毀盎盎患之盎兄子種謂盎曰宜庭辱之使其毀不用後上出趙同參乘盎伏之車前曰古者天子所共與六尺乘輿者皆天下豪俊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刑餘之人共載上笑推同下同泣下車

七年夏四月赦天下六月辛酉未央宮闕罘罳災本志以爲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罘罳在外諸侯之象也僭大之咎也典客馮敬爲御史大夫

八年夏封淮南王子四人安爲阜陵侯勃爲安陽侯賜爲周陽侯良爲東城侯梁王太傅賈誼知上將復王之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陛下幸赦而遷之疾病而死天下誰不以王死之爲大當今復尊罪人之子

白公

治安節畧

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雖割之而王四子四子一心此非有白公子胥興於廣都之中必有專諸荊軻起於兩楹之間矣誼又上書言前世事曰大臣强者先反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制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從制則天下安矣割地定則爲若干國令諸侯王子孫各以次授先祖之分地其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示無所私焉今進言者皆曰天下已治臣獨以爲未也夫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

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今大國之王幼弱漢之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疾而罷彼自丞尉已下偏置私人則難作矣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尚爲難治假使陛下居齊桓之處將能九合諸侯而一匡天下乎假使韓信彭越黥布此數公存者當此之時陛下即位能自安乎今爲漢治者無勤勞之苦不乏鐘鼓之樂可使諸侯軌道天下順治也承奉宗廟至孝也以育羣生至仁也垂法立業至明也當時大治使後世誦聖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

配太祖與漢罔極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
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陛下誰憚之而久不爲此今
天下之勢方倒懸天子者天下之首蠻夷者天下之
足夷狄微令主上之操也天下供貢臣下之禮也足
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甚爲執事羞
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必繫單于頸而制
之死命不獵猛敵而獵田豕宰臣竊爲陛下不取又今
賣童僕者爲之文繡衣之絲屬富人嘉會以綺穀覆
墻屋是故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今庶人屋
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天下之不危者殆
未之有也三代有天下之長而秦享世之短其故可
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始生而教固以行矣成王在襁
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太保
保其身體太傅傅其德義太師導之教訓又爲置之
三少皆上大夫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逐
去邪人不使見邪行者皆選天下端士孝弟博聞有
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生則見正
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孔子曰幼成若
天性習慣若自然及太子少長即入於太學承師問
道既知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

極其形容又是實事

宰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敬也養三老五更所以明孝弟也行以和鸞步中採薺趨中大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三代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太子必有此具也及秦即不然棄禮義辭讓而上告愬刑罰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非斬劓人則夷三族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殺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視殺人如刈草莞豈惟胡亥之性惡哉所以導之者非其理也人主之所慎在其所趣舍以禮義治民者積禮義以刑罰治民者積刑罰禮義積而民和親刑罰積而民怨倍教化行而民康樂法令行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古者聖王制爲等列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廉恥節儉以治君子大臣有罪賜死而無戮辱古者大臣有大譴呵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於上不執縛繫引而行有大罪北面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挫折而刑之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設廉耻以遇其臣臣下則厲節行以報其上上善其言自是大臣有罪不及刑獄誼又以爲代邊近匈奴而梁淮陽皆小

不足以禦捍齊趙淮陽足以捍吳楚則無山東之憂萬世之利昔秦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今陛下垂拱以成六國之禍不可以言智也雖身之無事萬年之後傳之弱子不可以言仁愛後上徙淮陽王武爲梁王王四十餘城有長星出于東方

九年夏大旱

萬曆二十六年刊

漢孝文皇帝紀上卷第七

漢孝文皇帝紀下卷第八

十年冬上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有罪自殺張釋之爲郎十年不得調用欲歸袁盎賢之言於上以爲謁者僕射上幸上林苑釋之從登虎圈上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代尉對響應無窮上曰爲吏不當如此邪詔釋之拜嗇夫欲爲上林令釋之進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上曰長者也釋之曰此兩人稱爲長者言事曾未出口豈若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任刀筆吏爭以苛察相高故政陵遲至於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

爭。口辯無實。上之化下。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察。上曰善乃止拜釋之爲公車令。時梁王來朝與太子共載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禁止不得入。朝劾奏不敬。上乃免冠謝太后曰。教兒子不謹。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及梁王。乃得入朝。後爲中郎將。從上至霸陵上望北山。慽然傷懷。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漆。其堅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鑄銅南山猶可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上稱善

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上至自代夏六月梁王楫薨無子國除楫上之少子也好讀書上愛之故以賈誼爲傅王墮馬薨誼自傷爲傅無狀旦暮哭泣歲餘亦卒誼時年三十初河南太守吳公以誼爲門下吏吳公以治聞郡第一徵入爲廷尉薦誼爲博士至太中大夫時年二十餘表陳政事建立制度上以誼才任公卿絳侯灌嬰等害之上乃疏之後誼爲長沙王太傅誼過湘水作賦以辭弔屈原爲傅數年上復思誼乃徵之上方坐宣室感鬼神事與誼言至半夜移席就之既罷上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勝之。今見不如也。以爲梁王太傅賈誼謂漢士德所著

述凡五十八篇匈奴寇邊狄道
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河決東郡酸棗潰金堤春正月
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二月出孝惠後宮美人令
得嫁三月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民之
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直吏民之所表也朕甚嘉
此二三大夫之行其遣謁者勞賜各有差及問民所
疾苦是歲吳有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長三寸半左
角長二寸半圍皆二寸本志以爲吳後舉兵爲逆之
象也
十三年夏除祕祝之官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

弗取其除之名山大川其在諸侯封內各自奉祠
天子之官不領齊及濟南國廢令大祝歲時至祠夏
五月詔除肉刑時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
公有女五人無男嘗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
有益小女緹縈自傷泣乃隨父到長安上書曰妾父
爲吏齊國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聞夫死者不可
復生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
沒身爲官奴婢贖父刑使得自新天子悲憐其意遂
下令曰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或欲改行爲善其
道無由也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復何其

此段論井田廢制甚詳。

刑之痛而不得理也。其除肉刑有以易之。遂改定律六月詔除民田租　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强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强夫土地者天下之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己。是自專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行。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爲可也。然欲廢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民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

士工商一口止受田
二十畝耳要詳考

是爲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交。守望相接。疾病相救。民愛其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之。換易其處。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賦謂供車馬兵士徒之役也。民田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芸。收獲如寇盜之至。還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畔。雞豚狗豕無失其時。女修蠶織。五十則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已上稍登一級。至鄉爲卿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嗟我父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閭首平旦坐於右塾。比長坐於左塾。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二月得四十五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巧

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各言其情是月餘子以在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家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君臣之禮其秀異者移鄉學學於庠序之異者移於國學學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移於天子之學學于太學命曰造士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后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于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日升謂之升平三升曰泰二十七年餘九年食謂之大平而王業大成刑措不用王道興矣故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衆衆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四井爲邑邑四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隄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

圃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菜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隄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隄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苗以茇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率。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三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牧有連卒。比年簡車徒。卒一止三年簡輿徒。羣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制土定業。立武足兵之大法也。

上過渭橋有人在橋下乘輿馬驚捕之屬廷尉釋之訊之曰遠縣人也聞蹕匿橋下久已爲行過即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犯蹕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即令他馬固不傷敗我乎釋之奏曰法者天子之所與天下共之今如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今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措其足乎。上曰善廷尉當如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者下廷尉奏當棄市上大怒曰此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欲置之族矣釋之曰法如是足

秦四中宮在岐州雍縣

矣而有萬一愚人取長陵一坏土陛下何以加其法
上乃許之曰廷尉當如是也釋之以議法公平甚重
於朝廷嘗公卿大會立庭中有王生者年老矣善爲
黃老言以處士召見顧謂釋之曰爲我結韈釋之跪
而結之既罷或以責王生王生曰吾老矣且賤自度
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爲名臣故使結韈欲以
重之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寇邊以十四萬騎入蕭關
殺北地都尉印遂至彭城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
至雍起烽火通甘泉上遣三將軍屯隴西北地上郡

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軍渭
北單于乘騎卒十萬上親勞軍勒兵車令賜吏卒上
欲自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止之乃止東陽
侯張相如爲大將軍內史欒布皆爲將軍擊匈奴出
塞師還時上輦過郎署見長馮唐年七十餘矣
問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對曰臣趙人上曰吾居
代時尚食監高祛數謂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
鹿下吾每飯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下也父老知之對
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臣大父趙時爲將
卒善廉頗臣父爲代郡將時善李牧故知其爲人也

上曰嗟乎吾得廉頗李牧之爲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曰公衆辱我獨無閒處也何以言之吾不能用也唐謝因對曰臣聞古之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自閫以內寡人制之自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卒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牧乃得展其智力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距韓魏當此之時趙幾霸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而殺李牧是以爲秦所滅今臣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之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士卒軍人是以匈奴遠遁不敢近雲中之寇虜嘗大入尚率車騎擊之所傷殺甚衆上功幕府誤差六級文吏以法繩之陛下下之吏削爵罰及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賞太輕罰太重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慌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車騎士至景帝時爲楚相卒爲名臣　論曰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自寮之賢而賈誼見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用馮唐白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夫以逢侯之忠功存社

此論所謂慎賞以慨

稷而猶見疑不亦痛乎夫知賢之難用人不易忠臣自古之難也雖在明世且猶若茲而況亂君闇主者乎然則屈原赴湘水子胥鴟夷於江安足恨哉周勃質朴忠誠高祖以爲安劉氏者必勃也既定漢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豈有異哉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俛首撫襟屈於獄吏豈不愍哉夫忠臣之於其主猶孝子之於其親盡心焉盡力焉進而喜非貪位退而憂非懷寵結志於心慕戀不已進得及時樂行其道故仲尼去魯曰遲遲而行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境彼誠仁聖之心夫豈謹過湘水弔屈原惻愴慟懷豈徒

忽忽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及其傅梁王梁王薨哭泣而從死豈可謂不忠乎然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屈而思歸馮唐困而後達有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泣血賢俊所以傷心也 上方憂匈奴太子家令鼂錯上書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山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平陵漫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易相遠山谷幽澗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

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二不當一。葦竹蕭草木蒙籠。枝葉接茂。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多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此四者兵之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以繕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坂。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疲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此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跡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革笥

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十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以大爲小以强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小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衆數千人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利矛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將之即有阻險則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表裏各用其技措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裁擇上嘉之而賜璽書答曰皇帝敬問太子家令所言兵體聞之書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上言云遠方之士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之者令室家田作具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壍其外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山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國造雜落先爲屋室次具田器及募罪人及

募民從塞下事

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裳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其無夫若無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居塞下之人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亡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此與東方之戎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之錯復言古之徙遠方以實空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審其土地之宜然後營立邑城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之築室家有一堂兩內門戶之開閉置器物焉民至者有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之致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姻死生相卹墳墓相從室家完安此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率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才習地形知民情者居則習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

則共事夜戰則聲相知足以相救晝戰則眼相見足以相識歡愛之心足以相死然後勸之以重賞威之以重罰則死不旋踵矣春三月詔曰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祠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言秦爲水德從所不勝漢當爲土德其符當有黃龍見丞相張倉好律歷以漢爲水德河水決金隄其符也公孫臣言非是以罷之於是從倉議色尚外黑內赤以此從水德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上召公孫臣爲博士從土德也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修名山大川之祀秋九月舉賢良直言上策之曰有司舉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情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無有所隱著之於篇朕親覽焉太子亦令冕錯對曰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過故自親事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衆生之類無不覆也根著之徒無不載也昭以

光明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及水魚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萬物茂妖孽藏符瑞出澤潤天下光被四海此治國大體之功也臣聞三王臣主皆賢故合謀相附政達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寧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必因於人情而後行之動衆使民出於人情而後爲之所惡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而歸其德百姓和親國家安寧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臣聞五霸不及其臣故屬以國任之以政五霸之佐謹身履法奉公無私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興利除害明賞慎罰直言極諫補主之過德匡天下威正諸侯此人臣極諫直言之功也臣聞秦之衰世任法數而信讒賊宮室過度嗜欲無極法令煩憎刑罰暴酷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上下瓦解內外咸怨故絕嗣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對奏擢爲太中大夫齊王肥薨無子國除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於渭陽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色若人冠冕

焉天下此瑞宜立祠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始作渭陽五帝廟同宇五殿五門各如其帝色上親郊祀有輝光然屬天於是拜平爲上大夫五月分齊爲六國立齊悼惠王子六人將閭爲齊王志爲濟北王辟光爲濟南王賢爲濟川王卬爲膠西王雄渠爲膠東王立淮南厲王三子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建成侯良薨無後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新垣平令人獻之詐言闕下有神玉氣令天下大酺是歲淮陽相申屠嘉爲御史大夫

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詐發覺遂謀反誅夷三族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

二年夏上幸雍還幸柘陽宮六月代王參薨匈奴和親八月戊辰丞相張倉既免相年老口中無齒以女子爲乳母年百餘歲卒著書八十篇言陰陽律歷事蒼之妻妾百數人庚午御史大夫申屠嘉爲丞相開封侯陶青翟爲御史大夫有天狗下梁野天狗如大流星有聲在其地類狗光炎如火照數頃地

三年春正月行幸代秋大雨晝夜不絕四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一百餘家漢水出壞民室八十餘家所殺三百餘人

勾注山名在代州雁門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免諸官奴婢爲庶人上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六月齊城門下有狗生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車騎將軍李勉屯飛狐口將軍蘇隱屯勾注將軍張武屯北地周勃子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將軍劉禮次霸上將軍徐厲次棘門以備胡單于退遠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大將軍以下出入以騎送迎拜謁已而之細柳軍軍吏被甲執銳彀弓弩持滿天子先

奇

唐虞都俞後罕見此等光景亞夫真將軍孝文真聖人也

驅曰天子將至軍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有頃上至不得入於是使使持節召將軍亞夫曰吾欲入勞軍亞夫傳言開壁門尉謂車騎曰將軍令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之改容式車使人稱詔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也霸上棘門如兒戲耳月餘三軍皆罷拜亞夫爲中尉上戒太子曰即有急緩周亞夫可任將軍夏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庫以賑貧民令

原文增減多矣

綱目書遺詔短喪

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爲嘉耳

得買爵

七年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夏六月封竇廣國爲章武侯拜中軍尉周亞夫爲車騎將軍己亥帝崩于未央宮遺詔曰蓋聞萬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喜生而惡死皆厚葬以破其業重服以傷其生吾甚不取且朕以不德獲保社稷託君王之上二十餘年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永惟年之不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終時復供養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悲哀之有其令天下吏民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娶婦

不以布家其上

嫁女祠祀飲酒食肉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足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無得擅哭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它不在令者皆以此令比數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宜因其故無有所改所幸慎夫人已下至少使得令嫁己巳皇帝葬霸陵　論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然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由來者尚矣今而廢之以虧大化非禮也雖然以國家之重慎其權柄雖不諒闇存其大體可也　乙

卯故韓王信之子頹當及孫嬰率其衆來降封頹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

讚曰本紀稱孝文皇帝宮室苑囿車馬御服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身衣弋綈愼夫人雖幸衣不曳地幃帳無文繡以示敦朴愛費百金不爲露臺及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王尉佗自立爲帝以德懷之匈奴背約令守邊備不發兵深入無動勞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之張武等受賂金錢重加賞賜以愧其[illegible]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登顯洪業爲漢太宗甚盛矣哉揚雄有言文帝親屈帝尊以伸亞夫之軍令曷爲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所感激云爾